



詩經恆解

共六本

5

1476
5



門七12
1476
5



起訖皆以天
言蓋敬天乃
能敬德法祖
即所以承天
心而承天命
也

詩經恆解卷之五

晚年定本

雙流劉王沉輯註

同門諸子參校

大雅三

說見小雅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

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音以○賦也於歎詞昭明也不顯晦也

起言文王雖沒而其神在上昭明於天周雖舊邦其受天命今已維新矣周本僻居西陲人罕知其德者本不顯也帝命不時亦難測也而命何以新哉以文王德盛文王雖沒帝命如生其神一升一降常在帝之左右也此章總冒而起

詩經恆解卷之五

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賦也也哉語助詞周周徧左傳曰陳錫哉周

能施也侯維也本本宗支子也承上言文王所以如此者

由其自強不息故德盛而令聞不已所以敷施于民者德極

周徧逮文王孫子本支至百世之久凡周之士未嘗顯者亦顯克世其家為國之楨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

王以甯賦也世之不顯言周未有天下時猶謀也翼翼小心

言周士何以亦世由周世未顯時文王德化已敷士之先人

厥猷翼翼皆有令德所以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惟其君臣同

德乃能生此賢子孫為周之楨文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賴以甯也此申言不顯亦世之意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

服滿北反○賦也穆穆深遠意於歎詞緝績熙明也假大麗

原也不億不止於億侯維也此乃推言生前之德言文王

沒有神靈慶留世德所以然者以文王穆穆而其德淵深緝

熙而敬止不息有如是之大德故天之天命降之有商孫子

其眾不僂十萬上帝既命則皆臣服

于周矣所以思皇多士為周之楨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

士膚敏裸將于京音疆厥作裸將常服黼昇王之蓋臣無念爾

祖賦也殷士殷之臣也膚大也敏速也裸灌鬯將行也京周

時王之京師昇殷冠也朱子曰先代之後修其禮物作賓王家

也承上言商孫侯服于周非周迫之乃天命無常歸於有德

是以殷士之膚敏者悉裸將于京其裸將之時所服者猶是

殷之黼昇此亦可見雖聖人之後無德則且服于有德王之

言成王而托為告蓋臣也此節承上起下無念爾祖聿修

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方墨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

于殷駿命不易

賦也肆發語辭承長配合也命天理師眾也駿大也承上言念祖在於修德當省察言行

長思合於天理則多福乃致試觀殷未失天下時其德足以配上帝而天享之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省焉天之

大命甚難保也命之不易無遏爾躬躬韻不協未知古宣昭義問有

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古音浮賦也

遏絕遏躬猶言自絕於天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

虞度以車承物曰載湖天之所以為天若無載之以行者故

日載也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不易無疏放自絕其躬當

布昭令聞于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思其何以興之自

天廢之亦自天知天心則能保天命矣顧上天之載本無聲

臭非有形象言思之可擬惟以文王為法斯萬邦信服矣蓋

天道備於文王法文即

可以合天故以此勉之

文王七章章八句周公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欲其法祖而敬德以配天命

附解魯詩曰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

者作詩歌於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諸儒之說略

同以其辭義非周公莫能作也篇中反覆言文德配天欲

成王法之以承天意首言在帝左右非侈而誕也人心易

肆知上天鑒臨祖宗靈爽乃敬畏而能慎獨蓋天道一人

道也盡人之理則可以合天心享天命而所以盡道者無

他疊疊穆穆緝熙敬止而已疊疊言其功之勤穆穆想其

德之邃緝熙敬止該內外動靜而言此其中有本末次第

之功焉不顯作丕云豈不顯非也聖人豈以顯為心以德

之顯望人哉皇矣之詩美文王也曰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中庸言君子之道闇然而終以不顯之德天下可平以此詩無聲無臭結之世儒斤斤於功業之著以言效應而不知聖人自修其德無一毫求人知求功效之意也卽或達而君相亦祇就其心之所得舉而措之人皆謂盛德大業聖人則欲然如無有也故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樂樂其無負所職不存非性分中與天地合德之本也此詩爲周公作成王年幼惕之以天祖勉之以敬德而明周之德亦特舉多士以言

所以明合天在德德大乃能生多士得多賢臣又言天命不易宜鑒於殷以致其警戒豈如後世侈陳天命以有天下爲榮欲萬歲不替哉序曰受命作周蓋謂受天眷顧造周而漢儒誤以爲受命王天下朱子辨赤雀丹書之說矣而亦以三分有二爲受命作周其註中庸大德受命亦謂受命爲天子不知聖人盡人道則合天心或爲君相或爲師儒爲天心所倚賴卽是受命此篇受命亦如此解其言文王沒而神靈由生而敬德故不特佑其子孫亦竝及於臣庶成王欲保天命亦惟自敬其德所以深明天命之難

承而非徒自誇其有天下之烈也陋儒乃謂文王受命改元稱王歐陽公蘇子瞻游定夫皆能辨之茲不贅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

四方賦也明明明之至也赫赫威之顯也即其照臨於下而

也殷適殷之嫡嗣謂紂也挾有也言天照臨下土威光赫赫

至難憑信不易為者維君從前天位付於殷適今竟不使有

四方則難忱可見矣擊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

王季維德之行反戶郎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賦也擊國名仲中

中女殷商摯蓋商畿內之諸侯嬪婦也京周京詩人追稱之

辭王季文王父行齊也身孕也將言文王而追本其所從來

者如此言大任來歸王季同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德無忝乃能生此文王也

聿懷多福反方墨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賦也小心翼翼恭慎貌

帝如在目前故為昭事懷來也不回久而不違方國四方歸

又能承貞是以四方之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

心皆向往文王能受之也

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賦也監視

合配也洽水名在陝西郃陽城南涘厓也渭水至同州馮翊

縣入河嘉婚禮也大邦莘國子女也謂大妣也將言武王亦

推其本而言天監在下其命既集于周矣故當文王初年而

天已默定其配洽之陽渭之涘文王求婚之時大邦已有子

焉蓋曰非人大邦有子賦也監視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

之所能為也

為梁不顯其光賦也視譬也文禮祥吉也造舟為梁浮橋也

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後遂以為天子之禮是也不

如字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而大邦之子其德足以配之譬

古無實錄之
典故周公為
詩述先烈以
戒成王使常
聆弦歌毋忘
法戒非如後
世侈陳符瑞
以光史冊也
切勿誤認

則天之妹也文王卜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乃親迎于渭造舟為梁焉聖人而得聖配周德已有光大之基而人不知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音疆纘女維莘長子維行音郎

反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右助變和也承上不

顯其光而言天既命此文王來嫁于周嬪于京地繼大任之德者乃莘國之長女天以之命文王生武王而保之助之命之後來伐商實由乎此明不偶然也伐商而曰變

言天人翕應和洽夫子應天順人之言所本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神與反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賦也

會說文作檐如林眾也矢陳也牧野邑名在朝歌南七十里侯諸侯與尊尚也貳疑也女爾謂武王也上言變伐大商出天保佑恐成王誤認謂有天下專恃天命故此下二章言伐商之事諸侯歸心賢臣夾輔言牧野陳師之時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可謂眾矣而我周則眾諸侯歸心推以為主且恐武王不免疑畏羣告武王曰上帝眷爾之德亦既臨女矣爾毋

疑貳蓋已本無伐紂之心而諸侯推戴迫之使起此所以為天命之實也詳見下五篇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驥彭彭音旁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

會朝清明彌郎反賦也洋洋廣大貌煌煌鮮明貌駟馬白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擊言猛迅也涼漢書作亮佐也肆遂也會朝猶言終朝承上言上帝下臨故紂眾不戰而潰第見安靜如常不似戰鬪之象也檀車則煌煌駟驥則彭彭車馬人欣然從事亦有鷹揚之象也維師尚父時年已耄而應天順明也蓋言天既命武王以伐商竝早與之以賢才故能一旦洗汗穢之俗答上帝之心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周公恐成王以天下為樂故述武王

伐商由於天命而先述其先人之生以見世有厚德非偶然而致以為戒也

詩經互解卷五

六

附解一起卽將天命不易提清見紂失位之速下乃言周積累之難知其得之難則不敢不遵先人之德知其失之易則不敢任一己之私以此爲戒而非徒侈受命之祥伐商之烈也夫生民不可無主故天必立之君長而非有德則不能體天心以惠民德必由己而修凡爲君長者其才智必不猶人而父母師保訓誨貽謀尤要此詩述武王而推本王季文王初婚以明世德相承已非一日至武王而乃膺天命聖人之言天命必本於德而言德之重又如此後世草竊之徒篡逆之輩視天命爲尋常而庸臣賊子又阿

諛之可恨可歎又可笑也抑武王伐紂後人以其代天討罪尊之曰伐在武王初未嘗有伐商之心也紂爲不道天下畔之不期而會於孟津者八百諸侯共謀伐商以周有世德羣推戴之迫之使起故曰維予侯興使武王不爲安輯眾諸侯亦必滅紂且乘亂爭奪暴掠生民天下被害而商祚亦不能延一線皆勢所必至者故武王不得已而安撫諸侯聲明其罪紂聞天下畔己倉皇擁寶玉自焚非武王迫之也人心翕應卽天心所在而天下之歸周亦非一日故夫子曰應天順人而後人尙有異言愚於論孟已詳

大王避狄遷岐是時商天子尙明聖而未嘗禁狄之暴恤周之危者大王自公劉以來自經營於荒裔之地未受商之寵命故此詩

言之竝見下文下武篇茲不贅若漢唐於秦隋似天命矣而民避水火非漢唐果有動天之德黃袍加身似人歸矣而畔亂相襲非趙氏果有順人之德維世教者安可不明辨之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室比也縣縣不絕貌瓞小瓜也瓜之近本者常小至末而後大喻周初興尚微而後大也民周人自謂也土齊詩作杜水名也在扶風杜陽縣南沮漆二水名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於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兪山東北入於渭此以其上流而言在豳地與書所云異古公大王號亶父其字也陶窰也復重窰穴土室也言周人初生在土沮漆三水發源之地至古公亶父之時尙多陶居穴處未有家室蓋幽近戎多山谷詩云入此室處即豳事也公劉豈無家室蓋幽近戎多山谷

述大王遷岐營造家室之事後遂為周與一王之制而未終以文王之厥厥生亦由大王之遺解此則殷武俱非夏殷世臣而應天順人所以無慙至德愚於論語附解已屢言之矣

其俗多複穴故舉而言且別古公亶父來朝走馬音姥率西水

之曰民之初生非謂公劉也

疾行今日定計明早疾行計豫而機敏也率循也許水陸漆

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亦名天柱山今陝西岐山縣姜女

大王妃大紀云古公娶於齊有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始爰

謀音媒爰契我龜音箕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賦也周地名在岐山

始遷居此後遂以為國號也膺膺肥美也董荼名今董葵也

茶苦茶飴錫也董荼皆苦而甘如飴極言其地之肥美也始

已始之謀與人謀契所以然火灼龜儀禮所謂楚適慰迺止

焯也日止日時龜卜之繇詞謂可止而適時也

迺左迺右音迺迺疆迺理迺宣迺畝滿以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賦也慰安止居左右公宮在中營左右以居民也疆定其疆

界理別其道路宣導其溝洫畝治其田疇岐在雍西自西徂

寺經互解卷五

東者拓地向內也周徧也爰於也凡所當為乃召司空乃召

司徒俾立室家音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賦也司空

也凡營作者先以繩直之而後束版以載土首言作廟者君

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也翼翼抹之陜陜度之薨薨築之登

嚴正也宗廟之工理宜敬謹也抹之陜陜度之薨薨築之登

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賦也抹盛土於器也陜陜

版為堵鼙鼓以鼓役事言民欣事樂功百堵共作不俟鼙鼓

而自勸也迺立皋門皋門有伉音岡迺立應門應門將迺立冢土

戎醜攸行戶郎反口賦也毛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

此二門名之如此而其後遂尊以為天子之門冢土大社也

亦大王所立而後遂以為天子之制是也戎醜大眾也起大

詩言其經畫規為之備而又特表冢土之立以為戎醜攸行

且以其勃興有為之象可見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

矣行道兌矣混夷駮矣維其喙矣賦也殄絕愠怒隕墜也問

生之木拔起也兌通也駮奔突喙張喙而息也承上言大王

草創之始規為宏遠如此故於狄人之侵擾雖不能殄絕之

然舍舊圖新民心悅附亦不隕其聲聞蓋其仁心孚於眾者

已久故遷徙而能重新國勢也及乎末年則生聚益繁歸附

益眾凡幽箐皆辟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畏而奔竄虞芮

如馬之駮矣雖畏之而無如何惟有張喙貼息而已虞芮

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音戶予曰有奔

奏予曰有禦侮賦也虞芮二國名其君相與爭田久而不決

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

二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廷乃相讓以

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虞在陝之
平陸本帝舜後所謂西虞也芮在陝州芮城縣西二十里蹶
動而疾也生起也予詩人自謂疏附率疏者使親附先後相
導之使安固奔奏宣布之使沛澤禦侮捍衛之無侵凌承上
言大王遷岐盛德規模如此此周家王業之本也故論者以
虞芮質成之年為文王受命之日謂文王蹶然突興矣予則
謂文王雖聖然實由大王以來即有盛德所以培植人材者
至深故文王得以光而大之是有疏附之臣乃能懷柔遠
人也有先後之臣乃能推挽成功也有奔奏之臣乃能宣布
德意也有禦侮之臣乃能折衝萬里也然則大王之造周正
如瓜之有瓟至文王而成瓜子孫
思肇造之難能無惕然法祖乎

縣九章章六句

周公述大王造周之事以戒成王使知創業非易也

附解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深得詩意而註疏不能申
明之或曰周報大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意亦猶序也

而歷代儒者泥末章虞芮質成謂竝美文王莫知此詩專
為大王而言則誤矣蓋周家王業由大王遷岐故高山荒
作武成大誥皆云而追王自大王始前二篇已備言文武
受命之事矣此又追述大王肇造之事而終以文王襯說
蹶急行突起之貌言虞芮質成之日人以為文王德盛突
然而興不知實由大王締造留遺歷王季而至文已多賢
士有四等賢臣佐之文王乃興欲成王念肇造之原亦廣
儲人材以光祖烈此所以為戒也前人疑末章突入文王
殊為不順而蹶厥生三字亦不得其故詩本言人謂文王

突然而興予則曰有疏附云云前人之締造已非一日如此解予曰有之義始明而非頌文王與大王混也

芄芄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趣奏上之貌械樸皆木

天地生才無盡然必君相培養有道斯父作子述師學弟承恆有賢才足供上用周家世有聖君至文王而益宏雖野人游女皆有賢才此詩特述之以勸成王追琢二句乃育賢之實

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者必有德文王濟濟而左右奉璋渟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興也渟舟行貌涇水名出原州百泉縣東北子六軍也此以武功言人才之美言涇舟順流以眾楫之力與周王于邁則六師從之亦如舟行而楫眾也國之大事在

中有誠正修齊禮陶樂淑許多功夫在毋忽視也

祀與戎故以二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興

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章文章周王交王遐與何同作人變化鼓舞之也承上而歎美之言倬然之雲漢煥然為章于天其氣盛大非一朝夕也我周自大王以來世有令德至文王而又加壽考所以培植人才者豈不至深且厚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我王綱紀四方比也追雕

玉曰琢相共也言金玉追琢而後成章相輝比人才必教化而後成德勉敬而無息我王謂成王也凡綱張之為綱理之為紀承上言賢才之盛必由培養彼追琢以成章則金玉相觀而有耀勉勉我王其綱紀四方毋使人才或息則可以繼文武之業而享得人樂於無窮矣

械樸五章章四句周公述人才之所由盛而勉成王以育賢也

附解序謂文王能官人歐陽公附會之朱子不從其見卓矣

而第以爲詠歌文王之德於詞意多欠分明夫人才之興至不易矣卽天賦英明亦必由學問造就周自太王王季聖德化民至文王而享國尤久所以裁成作育人才者至周且備故野人遊女皆爲美材成王嗣位周公作此以告冀其綱紀四方以育賢才述文王之壽考作人以見人才之興非一朝夕綱紀二字有許多禮樂教化在所謂追琢者也讀此詩可知周家封建之故武王周公剖土分符諸侯各世其國卿大夫多世其家豈不慮其後之弗率哉蓋周自公劉以降世有令德至文王而累洽重熙和氣薰蒸

正人積聚武王受命亦在末年故大定之後選建賢能不難惟其所用書云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若非文王壽考作人安得如許賢才而用之其封建而世傳非特公天下而不以爲私也亦以謂當時所用皆聖賢其修身齊家以訓子孫者必有典則後世不至卽爲非類况制作明備禮樂刑賞有以維之上下等威有以一之苟敬承勿懈自可長治久安無如數傳而後世繼之制遂生驕淫世祿之恩反爲濫予人心難制風俗用衰聖人豈能預禁哉夫壽考作人不易得也人主能勉勉綱紀以育賢才則世世不乏名

世即隨時可以救弊扶衰若斤斤以法令相繩而誠正修齊之學罕有能者既渴而後掘井如前明莊烈焚香卜相小人滿朝嗟何及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比而賦也旱山名在漢中南鄭縣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莖似著可以為箭上黨人織以為斗筲箱器又揉以為釵濟濟眾多豈弟樂易也君子謂先王干求也言瞻彼旱麓平衍而榛楛乃叢生之豈弟之君子因豈弟而祿乃降之其干祿也乃惟以豈弟也此全詩之冒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戶工反也瑟續密也玉瓚圭瓚殷帝乙時王季受圭瓚和鬯之賜為西伯黃流鬱鬯也周自后稷始封至王季而始受命為方伯受此玉瓚用於宗廟詩人故即所見以明福祿之實承上言君子之豈弟干祿曷由見之哉彼瑟然之玉瓚黃流在中此何物哉蓋先

祭祀以求福而必有豈弟之德阜安民物培養賢才神始福之干祿以此不問亦以此也

王以德受賜遺諸子孫是豈

還不作人

比而賦也鸛鳴類戾至還何也承上言豈弟之君子

豈弟自修即以豈弟化人何不可以作人乎得人而後可以

勛成王也清酒既載駢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載在尊也駢赤色周家所尚備合也承上言君子豈弟而能作人絲延以迄於今然後以其德馨享于神明故清酒既載駢牡既備以是而享此也

君子神所勞矣

比而賦也瑟茂密貌勞慰撫之也承上言以密之柞楛其材中于薪民自燎之豈弟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比而賦也莫莫濃密貌不回久而不變也此又勉其以豈弟和神人久而勿懈

承上文而歎之言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故長此莫莫豈弟之君子久于其德作人和民以此求福不回其德則有無窮之祿此爲干祿之道也

旱麓六章章四句

成王親政而初祭周公作此以戒之明受福必本于豈弟也

附解序曰受祖也申之者曰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玉季申以百福干祿朱子謂其誤而曰百福干祿不成文理然以爲詠歌文王之德於本文語義亦多未融愚謂序說頗近而未明透諸家則祇益支離耳成王親政初蒞祭事周公恐其祇知祭以求福而不知必有豈弟之德作人之化然後人和而神降之福干祿之云就常人言之

也祀事求福人情類然不知必由豈弟故一起卽揭明斯意次章以先王受命證豈弟得祿三章言育賢爲豈弟至要之事四章言已豈弟而臣亦豈弟乃可以介景福五章申明介福由德至而神自勞之自然之應非有所強末章更勉其久道篇中意義相承本無難解前人殊爲草草蓋因比喻離奇未得其旨故強爲之說而詩意晦矣至其言主德而第曰豈弟何哉人君不患不尊嚴而患不與臣民相洽浹豈弟則忘其尊而謙敬以下人恩禮周至其平日仁育義正天下愛而親之和氣浹故神亦降福耳

君理陽教后
理陰教非判
然不相入也
君正身以齊
家后肅恭以
輔君故孔子
曰夫夫婦婦
而家道正正
矣後世不知
大學之教惟
禁婦人不干
外事而宮闈
不肅內治不
修婦人亦弗
自貴則此詩
之誤解貽之
咎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音甯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音喜大妣嗣徽

音則百斯男音甯也思媚常思孝敬以媚之媚柔順意京周京大

任為文王之妃徽音用能光大周家則京室之婦亦賢婦也而大

妣又嗣其徽音用能光大周家則京室之婦亦賢婦也而大

百男之慶此章為全詩綱領也博工反○賦

時惘刑于寡妻自為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惠順也宗

公宗廟之先公本其未追王時而言惘痛也孔子曰妻也者

宗廟社稷之主也刑與型通法也寡妻寡德之妻大任大妣

自謂也御治也承上言大任大妣之賢能順于宗公使神無

怨惘所以然者何也妻也者相夫而主宗廟社稷大任大

寡妻至于兄弟由是而推以治邦家故能享于神明也肅肅敬

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賦也離離和也肅肅敬

與敦同敗壞也上文言其承先正家乃虛寫之詞此乃實指
其敬德之實言大任大妣闡門則極其和在廟則極其敬雖
幽隱之處不敢惰肆亦若有臨之者雖無失德肆戎疾不殄
之事而不忘戒懼小心自保所以神罔怨惘也肆戎疾不殄
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下二章韻不可考未知古
戎疾大患若美里之囚及昆夷獫狁之屬是豈絕也烈光假
大瑕過也聞前聞式法入採納也承上言大任大妣之德如
此故能相太王季等成功業外來大患雖未盡平而內行
之光大毫無瑕玷夫婦人深處宮闈未必多識前聞而大任
大妣則不聞而亦合于法度宮中嬪御未必能諫諍箴規而
大任大妣則不諫亦能採納是其天性之美大明之篇所謂
天命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音妒譽髦斯士冠賦也
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大任大妣無斃無
失德譽名髦俊斯士指成王時賢士而言承上言其德如此
故周之子孫成人者皆能有德小子亦皆有造不徒多男為
慶而已今雖再世而賢士挺生由古之人無有失德是以譽

髦斯士如此眾盛也嗣王可不念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周公述大任大姒等之德明文武所

由興以戒成王使知內治修而後家國理也

附解序曰文王所以聖亦知詩意不專美文王也而不能究其說陳氏櫟以為詠歌文王之德由有賢母賢妃是已而不敢以為專美任姒蓋泥於地道無成之義不應置王季文王而專美其妃不知夫子釋坤卦之義而以臣子妻道配之無成者不居功也所謂不以寵利居成功坤承天而時行柔順為德故象如此若論天地之正則乾元坤元一

動一靜互為其功不可一毫偏勝太極動靜而有五行五行生成天地同之陽奇生陽而陰成之陰偶生陰而陽成之非天專主生而地專主成也於人亦然君父夫主三綱要矣而無臣子與妻人倫何以立家國何以齊治大易一書祇此一陰一陽參伍錯綜而成六十四卦義文周孔反復發明祇是言陰陽和平中正為妙稍有偏勝則凶不謂陰戒其益而陽遂不憂其亢也文王言家人利女貞夫子釋之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正外正內其責同其功同其效亦無二致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內無賢妻而可以

言經性解卷五
修其身齊其家者况欲治國平天下乎周公制禮以關雎
爲房中之樂明夫婦爲起化之原而葛覃以下四章皆表
后妃之德二南之什婦人女子之詩居其大半所以鄭重
於陰教者何如後世祇知婦人不可專任而不知事親相
夫教子全賴賢助其賢者夫當敬之以修己其不賢者夫
當正己而化導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世俗重色輕
德言好合則但私昵言夫綱則肆凌虐而夫之不賢妻無
敢匡正五倫不修禮樂不行由此其始矣有夫賢矣而婦
不肖或姑息優容則其所謂賢者亦何足爲賢乎周家世

有令德天卽篤生賢配以佐之大明之篇已嘗頌述然義
主於追述文武內配之賢未暇縷述也此章故特詳言以
告成王欲其謹於閨房燕私之際深察乎風化敬肆之原
用意良至深遠論者謂雝宮肅廟亦臨亦保亦式亦入乃
聖人至德恐非任姒所及不知修身寡過爲心則自能和
以處眾敬以持身亦臨亦保特戰兢惕厲之常亦式亦入
則善念純熟之故學者苟從事於克己反求此等境界卽
非難至後人惟任其私而不檢薄仁義爲常談故於此種
意義視如神明則實學不講之故也任姒等不如此卽不

詳敘列聖創
造皆由天命
而天命之眷
實由有德以
此為嗣王法
戒非若後世
頌揚瑞應之
比也

足以為賢亦安能篤生至聖哉至刑于寡妻自是指王季
文王而言惟其對夫自稱故曰寡妻耳若謂周公美文王
之詞是直以大妣為寡德於義何安且篇首大書特書稱
其思齊嗣徽忽又云寡妻何耶故特辨之讀者平心察理
就本文上下語脈求之以其事實證之乃知愚言非妄耳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
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
與宅賦也皇大臨視赫威明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之後不獲
失道也四國四方之國究尋度謀也耆嗜同好也憎當
作增式廓猶規模此謂岐周之地言上天臨下甚明監觀四
方求民之安定當大王時夏殷二國之後其政不得天心故

於四方之國察其能定民者而謀以為君惟周為上帝所喜
以其僻在戎狄有意增其式廓乃眷然顧視西方以此岐周
之地為大作之屏與平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樹啓
之辟與別之其櫪其楛攘之剔之其櫪其楛古音之帝遷明
德與配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賦也作拔起也屏去
之也菑立死者翳倒
死者修治平均叢生曰灌橫列曰樹啟辟開墾柳楛也柳也赤
色生水邊一名雨師枝葉似松今日三春柳楛櫪也柳節似
扶老可為杖今靈壽也攘剔穿剔去其繁冗使長成櫪山桑
也與栢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蠶也明德謂大王串夷即昆
夷載路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駉者也配謂大姜承上言天以
岐山為大王宅而其地則幽箐險阻又近昆夷者也大王不
辭勞瘁於蕃翳無用者則拔去之灌栢美材則攘剔之使成材
櫪据有用者則啟辟而廣植之櫪栢美材則攘剔之使成材
所以然者由其有明聖之德故闢土開疆以奠民人帝早知
之故特遷明德於此而串夷載路而去然不特大王有明德

也當未遷岐之前天已為立賢配姜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

氏而偕來胥宇則周之受命已固矣

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友其兄則篤其慶音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賦也

也拔兌見縣篇作邦與其國作對並生聖賢無獨而有對始

自大伯王季也因心無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篤厚

慶前人所留之福載則也錫與光後人所受之榮奄大也覆

蓋之義承上言大王遷岐之後帝視其山木拔道通民歸者

眾是大王實能承天意矣於是天益眷之既作其邦又為之

並生賢嗣不特文武始然自大伯王季已肇其端維此王季

友愛出於自然能友其兄大伯欲讓以國知其必不肯受故

托事以逃而王季乃不得已而立然自王季立後而周先人

之餘慶益以篤厚並錫光於後人所以鉄鉞

專征受祿無喪而其勢已足奄有四方矣

維此王季帝度

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

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賦也度忖

通靜默也德音言也克明能察是非克類能分善惡克長克

君伯仲皆去為家之長而國之君也王讀去聲言與周使大

順順于事理比親於臣民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承上而言

篤慶錫光之實言王季因二兄俱去不得已而嗣位非利而

為之上帝早知其心故王季雖不自明而其德自彰及嗣位

之後果克明克類無愧於為長為君遂使周邦興王蓋惟王

季之德凡事皆順乎天理而恩意洽乎臣民是以篤慶錫光

至于文王而王季之德無有稱遺憾者以是受帝祉而施于

孫子也王季之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博工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音戶賦也帝謂設為天命

至處天心即在故如聞帝命之也畔離而去援引而來無畔

援心純於道無離合歆心動有所喜羨過而猶慕好無敬羨

寺經互釋卷五

心超於物無嗜好也岸水涯人心有欲則溺而味道文王不
 然故早登道岸將言伐密崇而先言此以見文之征伐本於
 天意無一毫之私見也密須國姑姓括地志密在涇州鶉
 觚縣西大邦謂殷阮國名在涇州祖往也共阮之地名涇州
 有共池旅周師按邊也祖旅密師之往共者祐福對答也承
 上言王季篤慶而及文王文王之德足以合天天以文王之
 心無有畔援歆羨早能先登道岸故眷之使專征伐於時密
 人見殷衰微不恭其職甚敢距王命而事侵陵乃擅兵侵阮
 至於共邑文王赫然震怒爰整其旅以邊祖共之眾蓋當時
 文受命專征凡不廷者皆可奉命討之密人不恭天下所怒
 王往遏之而密人不得為禍其澤及於民依其在京疆音侵自
 益以篤周之福而答天下仰望之心也

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周京矢陳也我之云者本其得地後而言大阜曰陵大陵曰
 阿我陵我阿者始第見為陵得而墾之則見為阿我泉我池

者飲泉以為池也鮮原地名將側也方向
 言邊徂旅之事言文王安然在京而使奇
 密人方侵阮不意周師之猝至也於是倉皇
 師陟我高岡無敢陳師於我陵者我陵皆為
 民矣無有飲我之泉者我泉皆為我池引之
 密人所遺之地肥饒可以濟民遂乃度得鮮原
 居然非越境而他據也其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之境內然天下見文王無畔援歆羨實能除暴以安
 以此向往下民亦以此歸往矣蓋密雖與周國接壤文王
 未嘗有意伐之因其恃強橫暴整旅伐之而兵始至阮密已
 投竄無矢陵無飲泉則民皆棄密而歸周矣文王無意得之
 困度地居民作邑以安集流亡故天下知其非貪地贖武威
 歸往也以此為無畔援歆羨之實詩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
 言至精密焉而惜乎舊解之誤也

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棘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
 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

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德聲色謂外觀之美長上聲
夏中夏革改也首三句言天眷文王隱德不長三句申明之
言文王未長於中夏而德化涵濡足以革西陲之陋俗故民
潛移默化自順天理而行不識不知渾樸也帝則天理著為
法則者仇方謂凡不忠於殷不順於理之國惟文王以尊主
庶民為心故天亦惡其所惡不然天豈為人遂讎忿哉兄弟
諸侯鉤援雲梯也臨臨車在上臨下者衝衝車從旁衝突者
崇國名今鄆縣墉城也崇侯導紂無道欺君虐民文王所應
仇者言文有明德不侈外觀之迹上帝眷之其不大聲色若
何文僻處西陲未長於中夏而以德革戎民之俗民日遷善
而不知咸順帝之則是誠體天之心以為心者故帝又謂文
王凡不道之國為爾仇方者爾其詢之凡有道之國與爾為
兄弟弟者爾其同之若崇侯欺君虐民爾其以爾鉤援與爾
衝伐其墉焉上章伐密是奉紂命伐侵陵者此則崇侯已得
罪於紂命伐之故文伐之而曰仇方者謂其不臣當仇也
世傳崇侯譖文王而囚之詩人恐人以伐崇為報怨故歸之
帝命而其實史記所記文王釋囚歸三年伐崇為報怨故歸之
信也譖者崇侯而囚之者實紂也文王忠敬方且引罪之不足

暇而乃遷怒崇侯哉且紂方囚之幸而得釋不久即報怨於
崇紂其容之哉無論紂容與否也且跋扈如此何以為文王
凡此皆關聖人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
大節不可不辨

類是禍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蕩蕩崇墉仇仇是

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賦也閑徐言言完固也
者殺而獻其左耳安安罪止於不服者不驚擾也類將出師
祭上帝禘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蓋黃帝蚩尤也致
招之使來附使附於軍侮意狎之弗弗強盛仇仇堅峻也伐
聲其罪肆陳其兵絕滅其爵忽亡之速拂顯違之也承上言
文王伐崇雖上帝命之而不敢遽期其服也故其始臨衝雖
設而不用閑閑然也崇墉可攻而不攻言言然也閒或獲其
將卒必一一訊之不輕戮一人其有不服者則依軍法馘之
而民皆服罪安不驚擾也類以出師馘以施令未嘗以詭
道行之蓋文之意惟欲其服罪來歸不欲徒逞兵力故或招
之使至或附之軍伍以誠相待人皆悅服而四方聞之知文

推誠及物無有貌從而心侮者矣及其再伐臨衝蒞蒞蓋修
教之後師直益壯猶是軍器獨見其強矣崇墉仡仡城池如
故無所用之矣文王於是聲其罪陳其兵而崇人來降爵命
以絕敗亡忽焉矣四方知文非無勇者特以德而不恃力故
皆畏服無有違逆者矣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與此正合而舊解錯誤竝聖人之意
亦不著矣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周公述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以戒成王明三聖無利天下之心而天

命眷德欲王慎之也

附解此詩專咏大王王季文王之事蓋武王武成大誥已明
述三后之德周公制作又特追王恐後人第知三聖肇造
王業而不知其小心敬德初無利天下之心故特爲此詩

以告成王也篇首卽高唱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見天命不
可倖邀繼乃言大王遷岐天實啟之然大王初不知也第
辟土居民盡其當爲而帝省其山知其果克凝承乃興其
邦昌其嗣王季越二兄而立大伯又未顯然讓國人鮮知
之則不能無所疑故特表其友兄篤慶至文王伐密伐崇
著人耳目不知者又或疑文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心特
言帝謂文王明其無一毫私利而奉天征伐無非除暴安
民無侮無拂所以明其順人心而合天理非詡其能興王
也舊說於語義多欠分明幾等聖人於莽操之輩卽如篤

言經傳解卷五
三
慶錫光解者云王季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當日大王未嘗
欲廢嫡立少也不過文王明聖鍾愛形於辭色此亦人情
抱孫之常大伯本淡情富貴又見文王英妙亦喜後嗣有
人欲傳位及之然苟顯讓大王王季必不從故托採藥以
行竝挈仲雍同去及大王卽世伯仲不在舍季斷無可立
夫子稱伯至德正以其讓隱微非大王愛文大伯讓季皆
有并商之心而王季乃力圖王業與其兄以讓國之名也
弊由不解作對二字因以自大伯王季爲由大伯而讓季
故上下文義皆強附耳王此大邦奄有四方竟作王業解

爾時商辛未立遽以王事歸季周公豈不誣其祖乎大邦
指周謂文王怒不順己者擅征伐之可乎萬邦方下民王
比於經營宅中謂文王有心經營强大以圖吞并可乎左
傳載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後修教而復伐之
因壘而降錯解此詩謂文王報怨興師可乎夫以子孫而
追其祖烈似不嫌於辭之侈然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正以
其析天理於毫芒行事如青天白日使大王王季文王預
有圖王之心周公盛稱其祖能開王業而不顧義理之安
何以爲聖人故凡周公追述前人皆推本於明德屢言天

命難保正是恐成王以帝王爲吾家故物不知祖宗一片
小心翼翼之道而後作爲詩歌反復指陳也公私理欲不
容兩立毫釐之差謬以千里予安得不詳辨之哉曰然則
文王何以伐崇曰紂因崇侯譖囚西伯旣而釋之復命爲
伯專征則紂固有以諒文之忠非徒以其獻女贖罪如史
所云也左傳稱崇亂文伐之則崇必有不法之事文乃奉
命討之卽如密人侵阮祖共其爲畔亂顯然故文伐之我
陵我阿我泉我池云者密阮疆域僻在荒陲殷天子羈縻
之地非內地可比文旣正其罪紂卽以賜文如周平王賜

秦伯岐西之地文乃辟土居民故詩人美之云云也卽如
邠岐亦是荒域非公劉大王不能營國布治詩所以又言
度其鮮原以明文闢疆安民之實而又申之曰岐陽渭將
言地雖初闢實亦岐陽接壤非不遵王命越境侵并也詩
詞甚明奈何舍經從傳以理揆之紂初聽讒囚文旣而知
文寃釋之仍命爲西伯得專征故伐密伐崇戡黎文皆以
天子命伐之惟密地近周紂以賜文其崇黎皆仍歸紂屬
在文王則討不靖之國使忠於殷在旁人則見其德日盛
有不久於有國之勢故祖伊奔告惟戒王而無一言及周

之非也聖人大節詩書安可不詳參之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

賦也經始創造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文王創為

其地而今長安西北界經之度之也營之謀之也文王方經營

之庶民即攻作之不數日而遂成雖文戒令勿亟而庶民之

來如子趨父事孟王在靈囿古音麀鹿攸伏蒲北麀鹿濯濯

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賦也靈臺之下有囿囿中有

肥澤貌白鳥鶴也翯翯潔白貌於歎辭物滿也魚滿而虞業

躍言多而得其所言民安而王閒適鳥獸魚鼈咸若也

維縱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賦也虛植木以懸鐘磬

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縱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為崇牙

其狀縱縱然也賁大鼓鏞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辟璧

通廳澤也毛傳曰水旋止如壁以節觀者蓋文王講禮於此

為小池以止煩囂而後人遂以為制曰靡取其和也言文王

不徒以為優游之所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鼉鼓逢逢博工

而即於此與禮樂焉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其皮可以冒鼓

瞍奏公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其皮可以冒鼓瞍不見曰瞍

音公公庭也承上而歎美之言此於論之鼓鐘於樂之辟靡

豈徒與民同樂哉聞鼉鼓之逢逢無不感動而瞍奏樂於

公庭所以化人於和平潛消其鄙穢者在焉古之教士以樂

為主學樂誦詩舞勺舞象小子已然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

語樂舞教國子而典樂教胥則虞舜已然般學名曰瞽宗故此詩亦云然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文王始為靈臺辟

公述以見先王遊觀之所即為教化所由興也

附解序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

詩經心解卷五

詩義註與附
解已詳但當
涵泳白文得
其味歎不窮
之意乃見周
公述先德而
感嗣王但言
其事欲王味
之無窮也

言解心解卷五
蟲牽強不通魯詩曰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
辟靡周公述之以訓嗣王呂東萊曰皆述民樂之辭二說
略近之夫周家世居荒鄙太王王季至於文王民安物阜
乃漸興禮樂靈臺以望雲物察災祥蓋自古有之文王爲
此不爲異也因民心樂附遂目之曰靈而文王優游於此
思人無不欲燕閒歡樂因於暇時聚民於此講禮肄樂久
之而民化於禮樂益以醇和周公故述之以告成王使知
人君怡情適意無不可以立教化民非第詡文王勞民而
民不怨也孟子引之以告梁王則意主於歡樂同民與詩

本旨自別至辟靡爲大學乃後人立學借此爲名文王竝
非於靈臺之地立學何得便以爲大學名乎且文當時布
德行仁惠鮮懷保遍乎遠邇而卑服卽田功周召各分治
其意欲民無不得所非如後世立學以教士耕稼以安民
劃爲兩途知聖人化民之道不外大學中庸則秀頑皆可
造就若漢代臨雍講學襲古之貌便爲盛典周公所以望
成王者非此意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音疆。賦也。下對上之辭。後也。賤也。
武武功李厚菴曰人以周滅紂而有天下武功大矣不知下
武者實維周是也哲王明君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京周京

成王襲武王
之業周公恐
其忽創業之
由特述武王

能承世德欲
王繩其祖武
非徒侈陳先
烈也

言維心解卷五

居周京以配三王也言我周代商而興人或以為武功特盛
不知下武者維周其所以興者由世有哲王之故太王王季
文王三后之德極盛其靈在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
天而武王乃配之于周京也
成王之孚古音浮。賦也。作求於三后所作而求之謂踐其
功也。永言配命常恐不合天心孚信也言王之所
以配于京者以其以德為求遵而行之常恐不**成王之孚**
合天理故能成王者之大信於天下而天下歸也
下土之式永言孝思維則。賦也。式則皆法也。三后服事
不知無意於得天下而人歸天與善繼善述乃所以為達孝
也。承上言所以成王者之信者謂其行事可為下土之式故
天下信其與三后無二心在武王引罪自責常恐有失三后
之德而一片孝思天下已以為法矣。中庸言繼述不失天下
顯名與此詩義正相**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
合而疑武王者謬矣。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
服。蒲北反。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侯應天下諸侯之
求順德順人心天理之正昭明也。嗣服嗣先王服事之事

承上言孝思何以維則蓋天下之歸武王非私之也天下被
紂之虐民不聊生眾諸侯會集推戴武王求其拯民水火武
王不得已而應之故天下愛戴武王為其能應諸侯之求順
天理人心之安而無一毫利天下之心也。然則武王雖代商
而王其心何嘗與三后異哉。是故武王長**昭茲來許繩其祖**
言孝思而不忘昭哉克嗣三后之事也
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音古。賦也。茲此也。來許後世也。謂
孝思昭明不特光大前人實昭茲來許使後**受天之祜四方**
世子孫長繼祖德則萬年皆受天之福矣
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賦也。四方兼外夷而言。賀朝賀不
之祜則不特中夏又安四方外夷皆來慶賀於萬斯年長
為藩屏豈不遠有輔佐乎。此上二章皆勉成王之辭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周公述武王繼述之善以
訓成王使繩武而受祜也
附解序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窺見

詩經卷五

三

詩意矣而以爲繼文不知三后在天非特謂文也其言未能瞭如魯詩謂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戒之詩朱子不從謂祇當如舊說是矣而承接語意亦未盡協至下武下字諸說紛紛皆爲牽強本

朝李厚菴光地其說獨優且下本訓後也賤也與上字相反當從之蓋自文王以下八篇皆述先烈而武王頗略此篇故特表武王且三后服事殷商而武王改步疑其有失前人之雅周公特明武王之心猶是前王之心正夫子所謂善繼善述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也後儒於武王伐紂不

無異說祇因不識此章文義竝孔子之言亦朦朧未晰今疏明之然後見文武周公孔孟心理相符無毫髮之隔礙也識者詳之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甯通觀厥成文王烝哉

賦也聲令聞通

一代之興必有發祥之地然地之靈固曰人之傑也文武作豐鎬豈必規圖王業亦以安集民人而已而子孫重之或第重其地不思其由此詩所以作也

紹述也書曰祇通乃文考駿大甯安成成功烝盛也說文火氣上行熾盛言文王有聲於天下而不知前人已自聲文王紹述功大乃益有聲耳蓋自先公以降皆無自利之心惟求民生安甯而文王能紹述之前人之功乃觀成是以其聲益著也然則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之德誠盛矣哉
王烝哉顧氏炎武曰八章末句合爲一韻賦也受命受天
道民人失所文王奉命討之因作邑以居民豐地在鄠縣杜陵西南豐水出其東南承上言文王惟以紹述前人忠勤爲

事故紂雖無道亦鑒其忠當受命專征乃有此武功既築城

伊滅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音王后烝哉賦也滅韓

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深廣各八尺匹稱棘急也追來

孝自公劉以降皆闢土以求甯而文王心亦若是也王后言

為王為后至公之意承上言建國築城非徒防衛所以奠民

居而啟溝滅文王之作豐也意亦如斯故城間有滅其廣不

過十里文王作豐怡與之稱非急欲完固以遂其欲乃追述

先人求甯之心而來致其孝也此誠王后至公無我之心豈

不盛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賦也

公功也濯新也垣即城也王后謂文王上言其有王后至公

之心此即以王后日之翰蔽也承上言文王作豐安民而非

以自利故王功日新即此城豐而益著矣四方知王之忠歸

王之仁不特諒其無窮商之心且恃以為商之翰衛誠哉其

為王后之德而極其盛哉此章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

即孔子言三分有二服事意

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興也豐水出鄆縣東南終南山自發

東注于河皇王有天下之號辟君也此章及下章乃美豐鎬

言文王作邑于豐武王作鎬雖非有心求盛而德盛則地亦

效靈也豐水東注本由禹績自文王城之而四方歸心以其

有皇王維辟之德然則文雖未嘗君天下也豈不儼有皇王

之勢而烝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蒲北皇

烝日盛哉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反蒲北皇

王烝哉賦也鎬武王所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武王

竝作辟靡於時周德已盛雖未代商而四方考卜維王宅是

無不心服誠哉為王者自然之化極其盛哉考卜維王宅是

鎬京疆維音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賦也考稽也凡理可

居正決也此章及下章乃言豐鎬之盛由於天命欲成王以

德承而守之言武王作鎬非喜事紛更蓋考之於卜天實啟

之龜示其機而武王以理斷之乃成其功此豐水有芑武王

又武王所以適追來孝也武王豈不烝哉

豈不仕詒厥孫謀音媒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賦也芑苦菜別種莖青白華或紫或

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可生食並可蒸為茹仕事也詒遺燕安翼輔也子孫互言之也又言豐水之地肥美常生芑菜武王豈以其不美而別事經營哉因廣文王之制考卜而天意若啟之故遂作邑於此不意遂貽孫子萬世之謀安翼子於是地然則文武本無利天下之心而德盛民歸遂成王業豈得以豐鎬形勝遂專恃地利為萬世之業哉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周室既興豐鎬遂為發祥之地周公恐成王誤以為文武有意

為之而不知以德保世故作此戒之

附解序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祇說得一半

集註亦祇云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不知其旨也

夫聖人視天下如敝蹠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

為夷惠且然何況文武其作豐鎬也不過立國建都之常

公劉疆理居豳大王拔山通道皆開闢草萊立室家以自

位竝為施政蒞民之計文武作豐鎬亦因民人漸稠國土

漸廣非此不足以正位施教而豈若後世窺覬之徒據地

利圖自強哉因紂無道武王順八百國之心不得已而止

亂安民天下大定遂以鎬為京師而竝尊豐邑若兩京之

意文武初心未及此也但成王年冲襲前人之遺周公恐

其以興王之地為非常之業故作此詩以告述作邑之美

原本先人而以孝思言之蓋大王王季以德興周文武能

言經傳解卷五
承之故益光大每章皆以烝哉贊之謂其德日新月盛如火氣熾盛也言王公王后皇王謂其德以漸而光大由公而王而后而君皇王皆由德盛之故終以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見人事也而天命屬焉結以燕翼欲成王體先王之德乃能保世滋大豈後世侈陳彤勝祝萬世而不替者乎首章求甯觀成該太王王季文武之事冒起二三章敘伐崇而後作豐祗是遙追來孝四章言文王祗思長爲殷之屏翰而其實已有王后之德五章六章言豐亦禹之舊蹟鎬亦武王衍文辟靡之事爲之而不料四方攸同無思不

服七章乃承出中有天意然祇云龜正而已未誇張天命如何也未章又特言作鎬非有意圖王不守文王豐邑以鎬爲京師故特言之篇中次第甚明前人不得其解多矣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此什皆周公相成王時述

先德以告戒之辭而先儒多誤會今悉正之學者各就本文玩繹則文武周公之意明孔孟所言亦明矣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音以弗無子履帝

武句敏音敏音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益音時維后稷

賦也時是也姜姓嫄名炎帝之後有郤氏之女也禋潔敬也弗不也以弗無子承上句來言以此不可無子也履踐武跡

生百穀以養民惟五穀得中和之氣后稷始教民稼穡所以粒食之利功配

彼天也其生不偶其沒也靈此詩特詳其義而後世有天下者或悉尊其祖以配天然功德無愧者願宰矣

日帝武神之也敏足拇指姜嫄之拇非大人跡之拇歆動彼所也介際也止疑也震妊厥昔也育養也生有仍上文生民非謂生后稷下文彌月先生乃言后稷之生言民無食則死其初生民者實惟姜嫄蓋嫄生子能生民即姜嫄生之也生民如何嫄尚未適人而平日以敬修德當粒食未興獨能潔已敬祀上帝鑒之以其不可無子是以無心履武而已拇忽動其氣若有所際營衛止而不行遂妊焉其妊也非偶也天命夙定將生聖人生育萬民故有此異是后稷之所由來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蓄無害以赫厥靈上帝

不甯不康禮祀居然生子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羊子易生

者也拆副皆裂也赫顯也康安享居然猶儼然也言姜嫄有身之故如此宜其必有怪異乃誕彌厥月其生如達竝無圻副之苦以蓄害其母此亦足以顯其靈異矣而姜嫄則以無端而妊事屬不經豈上帝之心有不甯乎平日禮祀帝不安享之乎何為而儼然生子也此則其見棄之由也

誕實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實之

平林會伐平林二林字自為韻誕實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

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賦也隘狹腓脰腓字乳也蓋牛

也會值也值人伐木也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呱嘯聲單長許大載路其聲滿路承上言姜嫄疑子不祥而棄之乃實之隘巷無人之地而牛羊腓字之又實之平林益幽僻矣適值有人伐木不果乃實之寒冰則必斃矣而鳥又覆翼之迨鳥去而后稷嘯聲滿路於是姜嫄誕實匍匐必克異而始收養之蓋天之所生非人所能棄也

岐克嶷以就口食茲之荏菹旆旆不役稊稊麻麥矇矇

瓜瓞嗶嗶賦也匍匐手足竝行岐峻立嶷端重就口食能食

豆旆旆枝葉揚起黍稷稻粱皆曰禾役行列稊稊多實美好矇矇茂密嘍與疇同嘍嘍瓜實多也言其匍匐之時即有岐禾等物均繁盛異常蓋其天性然也

詩經五經卷五

三

道莠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衰實發實秀實堅

實好實穎實粟卽有邵家室賦也要其成功而言故專言穡相助也以人力輔相天地弗治

也黃茂嘉穀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謂漬其種也種甲拆而種之衰漸長發長盛秀吐華堅莖節堅好枝葉完好穎實繁而穎垂粟顆粒圓足言后稷之穡有輔相天地之道故自始

至終完美如此堯嘉其功乃封以官使卽其母家而居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

周官大司樂所謂享先妣者也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

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賦也降嘉

種于民書曰稷降播種是也秬黑黍秠黑黍一稗二米者也糜赤梁芑白梁也恆徧也謂徧種之肇祀始以奉祀后稷以

前未嘗無黍稷之種也特莫辨其美惡而各遂其生性自后稷始別而藝之大降嘉種于民其中尤美者則有秬秠糜芑

四種自稷降之於是天下徧種秬秠刈穫成畝誕我祀如何

民或任或負以歸而奉祀先神實稷始之也

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蘇九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

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賦也春擣於臼揄抒

出曰簸箕揚之蹂手揉之釋浙米也叟叟其聲浮烝之氣謀備祭具惟誠專也蕭蒿也脂腓膂也以蕭合腓膂蒸之尚

臭也羝牡羊較祭行道之神鄭康成曰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較上燔

燒也烈炙也所以爲羞也嗣歲新歲言備物盛卬盛于豆于

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

以迄于今賦也卬我也木器曰豆以薦菹醢瓦器曰登以薦

是也承上言后稷肇祀之事如此至今日而遵爲典禮我每

以黍稷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卽安享之胡爲黍稷之

臭其誠信若是哉蓋由后稷有神明之德肇祀以達幽明其

心恆惕修省欲庶幾無罪悔以招咎世世相承以至於今也

然則后稷之列在天誠足爲子孫凝承之地此所以祀于郊而以之配天也

生民八章一章章十一句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周公

制禮尊棄爲稷神祈穀上帝則以配之而作是詩以明其由也

附解此詩諸儒皆謂周人尊后稷以配天然猶有不可不辨者古以柱爲稷神自商以下祀棄周因之而周公作此詩以明其故啟蟄之月上辛之日祈穀于上帝以后稷配魯之郊祀卽謂此非燔柴祭天之郊也後儒誤認爲一故於夫子言郊禘非禮及或問禘章義不明愚於論語及禮記郊禘非禮節已詳辨之茲不贅履武敏歆毛公謂姜嫄履

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然無解於棄之之說故鄭箋孔疏均恟恍而王基駁王肅尤詳朱子亦云其引張子天地之始未嘗先有人之說已爲善矣然猶有未盡者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而人尤得其正氣神聖之生皆由祖功宗德積累至深人之正氣與天地之正氣合而後篤生聖人其下則氣質多駁須學問以變化之迄乎成功陰滓盡而天理純心亦合乎天心氣亦貫乎陰陽矣姜嫄之生后稷本於克禋克祀則其寅畏天命有非常者魯頌所謂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者也履大人迹亦非有心史乃云欣然踐之

不亦誣妄乎惟無心踐之而忽若有感遂震故甚以爲不祥也天愛養萬民生稷以明稼穡事既無所師法則人必獨稟神靈履武敏歆曷足怪哉第天之生稷爲生民計非爲周家發祥計觀稷之後不再傳而卽失官竄于戎狄則天非私于姜嫄一人矣若公劉大王等不克修德行仁安見后稷之緒不墜故人事者天命之本周公此詩亦是敘稷功德見其德可配天非故誇神異首章不善解之卽同妖妄故愚字字詰之後世僭竊之流亦概尊祖配天然不忠卽爲不孝其禮是而其所以非也舊云姜嫄帝嚳之妃

果然則履大人跡棄之隘巷皆不可通馬融以爲姜嫄妊而帝嚳崩崩十月而生子恐眾疑之不可申說知稷神奇必不可害故棄之以著其神尤爲妄說夫夫在而孕必非竟無人知孕十餘月而生亦屬常事堯固十四月而生者也元妃之尊豈同委巷之婦而以逾十月之期自懷疑畏姜嫄亦村婦行徑耳然何以又知其神奇神奇之實安在寒冰隘巷不可以殺嬰孩乎腓字翼覆惟出於不及料故復收之而豈知其不死故棄之乎漢儒篤信緯書必委曲以實其說不思經文明明詳載其事不可誣也因經文人

多誤解遂使實事不明今正明之庶人知其事雖異實不出情理之外也唐陸鴻漸不知所生有僧晨起聞湖畔羣雁喧集覆一嬰兒遂收養之既長以易箠之得蹇之漸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左傳齊頃公之母惠公賤妾也頃公初生而棄諸野亦有狸乳羶覆之異元史亦都護三尙公主子孫世襲高昌王而其先世產於樹癭夜郎王祖產於竹中夫餘國王之母索離國王之侍兒也侍兒無夫而生子棄於豕牢又棄於馬欄豕馬皆以氣嘯之得不死高句麗之先其母感日光而生皆史傳之有徵者况天生聖人

辨五穀以養民為萬世利乎姜嫄必是未婚之女其克禋克祀詩明其有敬天修德之意因履武而震周公神之故云天以其不可無子使然耳若嫄夫尙存非處女則天第佑之使生賢子足矣何必履武惟未嫁而生故嫄自咎上帝不甯不康禋祀有此怪異而棄之馬融乃謂預知其神異豈非不解經文乎姜嫄就母家而居故后稷既長堯命之仕仍就有郃國而成家室前人誤以為封於有郃大誤蓋郃與駘通本古國名若謂為后稷始封之國則大王何以又娶於有駘氏不啻失官未聞有國也至姜嫄若果譽

辨五穀以養民為萬世利乎姜嫄必是未婚之女其克禋克祀詩明其有敬天修德之意因履武而震周公神之故云天以其不可無子使然耳若嫄夫尙存非處女則天第佑之使生賢子足矣何必履武惟未嫁而生故嫄自咎上帝不甯不康禋祀有此怪異而棄之馬融乃謂預知其神異豈非不解經文乎姜嫄就母家而居故后稷既長堯命之仕仍就有郃國而成家室前人誤以為封於有郃大誤蓋郃與駘通本古國名若謂為后稷始封之國則大王何以又娶於有駘氏不啻失官未聞有國也至姜嫄若果譽

元妃則稷嫡子也何以不立而堯立堯洪水時年已七八
十稷亦耄老堯始知有稷乎匍匐而就口食亦非胄子所
為史記生代尚不知高祖父母名氏何以上知古人之實
故當以詩書斷之耳

天子至尊不
能襲見宗族
燕射燕私之
禮邇兄弟以
致其親愛天
子且然則下
此兄弟宗族
之宜相愛何
如故以此詩
為燕兄弟之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
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此也敦聚貌謂叢生也行道也勿
戒止之詞苞甲而未拆體成形泥
泥柔澤貌戚戚憂貌謂兄弟之疏遠而戚戚者具俱同爾然
也肆陳也筵席几案也言初生之行葦牛羊勿踐履之然後
茂盛彼疏遠之兄弟常懷戚戚當莫遠而與之親近親而安
之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蓋周篤宗盟此詩專為同姓兄弟而
言故以行葦喻之葦在行本易敗而牛羊又踐之何以長成
兄弟宗族本易疏而弗親邇之何以能安此章為全詩總冒

樂歌也

也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古音醢醢以

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嘏賦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

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夏曰

醢殷曰罍周曰爵醢肉汁醢肉醬燔燒肉炙炙肝臄切肉而

升於俎國語曰親戚燕饗則有殽烝是也臄口上肉也歌者

比於琴瑟徒擊鼓曰嘏此言燕饗親兄弟也肆筵設席承上

以爲文非已肆又設也敦弓既堅四鍬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

既句顧氏既挾四鍬古音四鍬如樹序賓以不侮賦也敦雕

勁也鍬矢也爾雅金鍬翦羽謂之鍬鈞停也簇與幹輕重稱

也舍發也均皆中也賢射中多者也句穀通引滿也射禮摺

三挾一四鍬皆挾則皆發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皆中也不

侮敬也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雋不侮為德此言

亦與也燕賓兄弟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古音滴以祈黃耇

音矩黃者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方墨反。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醜厚也。大斗長勺也。柄長三尺。勺挹於尊而注。諸爵斗挹於大器而注。諸尊也。祈求也。黃者老人之稱。猶曰以祈。肩壽云耳。台隆起之意。老人腰曲故背隆起。引導翼輔也。祺吉也。言冀兄弟咸壽考。輔導曾孫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此言祭畢而燕兄弟也。以上三章申明首章之意。

行葦四章章八句

此燕同姓之詩。蓋周公訓成王而後遂爲凡燕兄弟之樂歌也。

附解此詩序說無謂朱子駁之允當而以爲祭畢而燕父兄耆老蓋主末章立義然於首二三章殊不貫也詳味詩意行葦何以比兄弟蓋同姓之疏遠者其繫於一本如葦叢生其漸遠恩薄幾如行路故以爲比而牛羊之踐則以爲

外人漸薄之意也周家大封同姓不盡文昭武穆周公爲此詩以告成王言兄弟服屬疏遠不蒙恩惠久則愈疏戚戚之兄弟所謂鬱鬱不得志者也莫遠具爾言毋遠之使凡兄弟皆相親厚首章先揭明遠兄弟宜加親厚下乃以燕禮射禮燕私三事明莫遠之意夫兄弟之睦必愛敬周至非徒酒食也而天子高遠與兄弟相親頗難此詩故舉禮之所在以明其概舊說不得其義故割裂偏缺也何氏元子據吳越春秋列女傳潛夫論謂此詩美公劉然三書皆誤解此詩抑或斷章取義何可以爲正旨

謂端即言飽
德則非徒酒
食矣承出高
朗令終歸於
公尸嘉告所
以嘉告由其
孝思錫類頌
而有規豈尋
常諛詞可比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方墨反。賦也。醉酒言飲食之豐飽。

爾昭明彌郎反。賦也。散俎實也將進也。昭明智慮通達。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賦也。融明之盛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是也。

高朗即高明令終善終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公尸通指先公以上承上言君子之景福由於昭明而其昭明極盛久而彌光必有令終故知萬年之景福也然其令終有所由始其敬德不特乎於臣民早已通乎冥漠當祭祀受釐之時公尸已

有嘉言其告維何邊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音俄。賦也。以下皆公尸嘉告之詞。靜嘉嚴肅而精潔。朋友助祭之賓。客攝檢也。承上言公尸之嘉告。維何言其明德以薦馨香。邊豆靜嘉即助祭者皆能威儀肅敬而君子可知矣。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賦也。孔時猶言時中。君子謂先王先公孝子主人也。匱竭也。類善類也。承上言朋友之威儀皆本於主人之威儀。其威儀孔時誠哉君子之孝子也。孝為萬善之原。既為孝子則其理不匱。天亦推恩於其類如下文所云也。其類

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賦也。壺宮中之巷也。祚類者維何孝子必有孝婦故錫之於其室家之壺。配皆賢淑使君子萬年永錫以凝福之子。其胤維何天

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賦也。景命天之大命。僕附屬也。德即被之以祿使君子萬年景命猶有附屬之者。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

以孫子賦也。釐予也。女士女有士行者從隨也。孫子女子所育承上言其僕維何其胤既賢又予其胤以女士之賢配從而孕育子孫無不賢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祭畢而燕羣臣頌美其君歸本於神明之詩也

附解序曰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全非詩意朱子以為答行葦然前詩非祭畢而燕父兄也此篇則祭畢而燕宗族羣臣頌美其君其詞次第相承本無難解前人未達其旨遂令明者皆晦至先儒以此詩為備五福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壺康甯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然即本文核之其所謂富與康甯者殊不似也詩意美君上而歸本於昭明至孝固非徒貢諛而已後世頌禱每援經義以飾之往往失實洪範言五福本於皇極之建以為斂福錫福之原此詩亦非徒

祝以多福人臣以聖人望其君主德昭明令終萬福斯來豈必區區以五福配合哉

尸以相神敬
尸如敬神而
為尸者皆臣
屬則必有拘
謹之意此詩
詳敘尸所在
而次第言其
情貌蓋惟恐
尸意不安即
祭者尊親神
明之意不洽
非徒頌美公
尸而已曰爾
曰公尸若為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甯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比也鳧水鴨鷖鷗也鳧鷖水鳥之謹愿者其行徐其性馴以比公尸從容嫺雅涇水清喻公尸之神明清朗無愧為尸也甯安也公尸有清明之德而主人不足以安之則誠與禮不備也今公尸來燕來甯則主人之敬可知酒殽即祭食清馨將以敬潔不至陳腐也來成祭祀所受之福祿至此而成蓋古之為尸者必慎選有德主人敬尸即所以敬先鳧鷖在沙音安公尸來燕來宜音俄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音譌比也沙水旁宜禮宜然也多豐嘉美為助也沙漸遠於水矣公尸初猶存謹肅之意既見主人之盡誠盡禮則意安而以為禮亦然也酒多殽嘉莫非神惠故公尸燕飲助主人以福祿也

神式憑告語
之詞以此互
相慰也

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清爾殺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

下音戶。比也。渚水中高地處則身亦安之拘謹忘而歡情洽矣。滑酒去糟脯乾肉滑脯則非但祭食又有佐者來下

主人尊尸初不意其愉悅醉飽故若福祿自天而下也 鳧鷖在淵公尸來燕來宗既燕

于宗福祿攸降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比也。淵水會也。比

之地來宗眾皆尊之于宗在宗室也言公尸來燕于宗凡同姓無不尊而將敬先人親親之惠益洽其福祿益崇高也

鳧鷖在臚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

有後艱比也。鄭康成曰。臚之言門也。水流峽中兩岍如門。熏熏微酣意無後艱後無患難之事言鳧鷖在臚比公

尸燕畢而送于門外因言公尸來止其意熏熏然樂主人之誠禮交至。覺旨酒猶欣欣燔炙猶芬芳芬蓋有餘歡者。若有餘味也因歎公尸之樂如此祭事始終庶無咎失。自今燕飲之後庶無有後艱矣。孫鑛曰。見古人之兢兢戒慎意是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此燕公尸之樂歌 蓋周公所制也

附解漢唐宋諸儒皆以此詩為祭之明日繹而賓之無可疑

者毛公以為燕宗廟之尸其義尤長蓋古人祭必有尸尸

以象神必擇其有德者但於行為孫屬使第祭則用之過

即置之幾如兒戲矣故祭之明日繹而賓尸繹者以申餘

敬且告將以神嗜之飲食賓尸而明神惠也聖人孝敬其

先安得不敬為尸之人第尸皆臣屬恐主人易視之則非

制此禮之意或尸不安於為賓尤非分神惠以禮尸既祭

猶不忘敬先之意周公故為此詩令賓尸奏之若以為主

人頌尸尸頌主人則爾字及公尸字俱說不去而文義阻滯矣故正之鄭康成分帖宗廟天地社稷山川四方萬物七祀之尸近鑿歐陽公知駁鄭說矣而謂沙渚澗澗皆不過水旁囿圖殊誤豈知詩人立言固有次第公尸當祭祀之後齋肅之意猶存拘謹之情亦甚詩比以在涇清之至也在沙則漸遠於水比公尸謹畏漸舒故下云來宜在渚則無水在渚比于宗在甕謂送出于門外蓋在公尸則以爲尸之後嚴肅未舒得主人之愛敬而漸次坦然在主人則方祭之後餘敬猶存喜公尸之盡歡而幸無罪咎古之

人爲一事則必至誠專一盡其一事之理而惟恐遺憾况尸者所以象神爲之者必本有德乃能合神明之體而通幽顯之情主祭者對尸如對天祖故不特將敬於臨時尤必致忠敬於祭後卽此一詩而當時人心義理之熟精誠之通可以見焉非聖人不能致亦非聖人不能作也讀者能無盡心哉至朱子謂公尸燕飲受福祿蓋泥下篇公尸答鳧鷖故不言主人之受福也然文義自明無容曲說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

之

賦也假當作嘉君子君也顯顯光明民庶民人有位者也右與佑通申重也言可嘉可樂之君子有顯顯之令德以

天子頌公尸則公尸必有以答天子宜也而其詞頌

不忘規所以
為盛時之作

言系恒角卷五
宜民人是以受祿于天既保佑之如或命之干祿百福方墨反

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賦也干求也

德必天以下干上如求之焉百千億極言其多穆皇鄭氏曰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是也愆過忘遺率循由行舊章成法也

承上言天何保佑申命蓋君子有德干祿而百福應之子孫

至於千億或則穆穆或則皇皇皆有君王之度不過於度不

忘前王率由舊章有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

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賦也抑抑謙下秩秩有序匹類羣匹

自外於民也此申言宜民宜人之意凡為民上者多卑視斯

民徇私悖理君子則威儀抑抑而不自恃德音秩秩而不改

常無有私怨無有私惡惟視乎民心天理之公率由而之綱

行是以民心悅而天命合受福無疆為四方之綱也

之紀燕及朋友音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賦也燕安也朋友羣臣從上謙下言曰朋友從下奉上言曰

百辟卿士也媚愛不解敬也暨息也承上言持其綱而紀亦

理以此朝廷清明天下無事安及朋友而百辟卿士亦體上

之意親愛天子不解其位民之所以安息也勉其敬持綱紀

以承天命

假樂四章章六句此公尸受燕而奏此樂歌以答鳧鷖亦周公所制也

附解序曰嘉成王也輔廣謂不明所用則僅奉上之諛詞朱

子曰大雅受釐陳戒之詞自行葦以下四篇其受釐之詞

歟以此詩有戒意不敢斷然以為公尸答鳧鷖而但作疑

詞然詳玩之開端卽頌以嘉樂令德美其宜民人而受福

若在羣臣無緣突作此頌禱之語且繫於上篇之次則為

前此周人世
處夷域至公
劉因避狄遷
幽始經營立
國自疆里民
居宗廟兵戎
器具以及賓
旅皆有規模
此詩詳悉寫
來無不周至

公尸之詞無疑蓋非公尸作以答也周公制燕公尸之禮
卽爲此二詩一頌一答以盡賓客之歡卽以寓儆戒之意
首章頌其受天申命下文申言其義本甚瞭如後人未明
大旨故論說多而詩意轉晦耳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
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賦也篤深厚之意
書曰公劉克篤前
烈言其德厚而謀遠也公劉鞠陶子稷遠孫公號劉名也如
古公之稱直父康安場小界疆大界積露積餼乾糧米食
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戚斧揚鉞方始也言周自不窳失
官竄于戎狄篤厚之公劉不以其地爲可居而卽安之迺經
理疆界裕其積倉迺裹餼糧盛以橐囊思輯和其民人用光
大其國家竝繕其弓矢斧鉞之備於是啟行而遷都于幽焉

兩京賦視此
爲詞費矣

深謀遠慮動出萬全此
公劉之所以爲篤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旣庶旣繁旣順迺

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嶸
音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

琫容刀
賦也于往胥相原平原庶繁謂民從之眾順安宣布
用小刀佩之以爲容飾故曰容刀承言公劉啟行而往斯平

原維時從者甚眾然皆樂遷公劉旣順民之欲迺宣布其教

令示以相土安民之意民雖遷徙而無永歎於是公劉乃陟

嶸降原以揆土宜然從容暇豫初無驚擾也爲觀其儀何以

舟之則第見佩玉佩
乃觀于京師之野
音京師之野反神與

于時語語
賦也逝往也謂遠至其地百泉地名杜佑云唐爲

處南岡百泉之南山觀遇京地名師眾言京地居民甚眾爲

都會之地而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時是也處處其已

寺至五降卷五

處之民廬旅安其新從遷之民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日語謂
施教令也承上言公劉陟嶽降原所相伊何地哉蓋遠適至
于百泉見此百泉知其必有異者迺陟南岡乃遇京之美地
此京地者眾民所會平曠之野公劉審其可以建國於是處
其舊已處者廬其初旅附者于是言言以施教令于是
語語以致丁甯蓋初立國新舊民人必詳為訓化也 篤公

劉于京斯依 倚 踰 踰 濟 濟 俾 筵 俾 几 既 登 乃 依 乃 造 其 曹 執

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二之字自為韻○賦

符合故安之踰踰濟濟祭之容也建國以宗廟為先俾使也
筵几為神而設祭統云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登謂升主于
筵依安也曹羣牧之處執豕用匏新國從殺禮也食之飲之
頌惠也君尊以為主宗隆以為法之名承上言公劉既立國
于京于是以京為依乃先嚴宗廟之事以一人心於是羣臣
執事于廟者踰踰濟濟皆有威儀公劉乃使為筵几以安神
位既登筵而依几矣乃造羣牧之處執豕于牢酌以匏尊頌
神惠于羣臣飲之食之且使臣民各立廟以祀其先人使有

所統屬立宗法以齊其尊卑使有所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

承蓋萃渙之義初建國而即急務之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

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

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賦也溥廣也言土地漸闊既廣且長也

之宜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三單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羨公
劉初立三軍無羨卒故曰三單也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
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使通力合作而收其所入以為糧
周之徹法自此始周公蓋因而廣之耳山西曰夕陽曹粹中
曰幽在梁山之西其東蓋迫于山乃復自西而度之以益其
封域允信荒大也承上言宗廟既建遂及闢土居民之事篤
公劉地既廣長矣於是考日景升高岡相陰陽以定土宜察
水泉以疏溝洫而其荷于戈威揚偕來者合成兵卒可足三
軍之制但無羨卒耳此三單之軍非徒軍也皆授之田野寓
兵于農其下隰高原畫井分疆徹田為糧助國用而充軍實
又廣其夕陽之地益務墾辟於是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
民附而兵強幽居於此益大矣

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眾爰有音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

旅迺密芮鞫之賦也館客舍橫渡曰亂張守節曰公劉從漆水橫渡渭水而至南山也厲砥鍛鐵也

止基謂館基理治也眾來歸者多有財用富足皇過二澗名

夾夾水而居遡沔水而上止旅居止之賓旅密繁稠芮水名

鞫水外即就也承上言幽居益大公劉乃于幽營館舍以安

處賓旅由漆沮而涉渭為亂取厲鍛以供用於是居止之館

基乃理遠人聞而趨之人益眾財益足有夾皇澗而居遡過

澗而來者及其日久居止旅人益密幾無所容則就芮鞫而

居之蓋新附之眾莫非公劉之

篤有以致之而周遂日興矣

篤公劉六章章十句此詩述公劉締造之事以見創業非易而序以為召康公作也

附解序召康公戒成王而說者曰公以成王將蒞政當戒以

民事詳玩詩文美公劉艱難創造之意多民事之意少以

為召康公作理或然也金仁山以為幽之舊詩與七月同

然夫子編之於雅則必周召二公所作前人謂詩中無戒

辭然敘述祖德第言其事使後人知而慎守亦不必定有

戒辭也公劉舊以為后稷曾孫然與十五王而文始平之

之說不合即以殷家世紀核之亦不合愚於孟子引公劉

詩附解已詳之茲不贅朱子謂公劉遷幽蓋不出其封內

非也周自不窋失官竄于戎狄之間即今慶陽府也與戎

狄雜處地皆荒裔非夏殷封之公劉有聖德而人多歸之

迺道慶陽經今平涼府而達於今西安府之邠州疆理立

國周家之慶自此而篤所以稱之爲篤公劉亦非若太王
避狄乃遷幽也前人未明此義故以周爲商之世臣而於
武王克商不免疑議愚於四子註已詳辨之茲亦不贅邠
州乃涇流所經而百泉自平涼來入于涇水故詩及之維
玉及瑤佩玉也鞞琫容刀佩刀也鞞刀鞘琫刀上玉飾秘
刀下玉飾此但言琫不言秘容刀君宗三單及各章承接
次第舊說紛紜今悉正之皆詳本註不復贅辨李安溪謂
處處廬旅是權且住下商量行事則下章卽說到蹒蹒濟
濟承接不去又幽地多高山少夕陽人苦寒故度其有夕

陽處斯人不苦寒然上文已言徹田爲糧田非無夕陽之
地可爲此句自連下句說凡若此類似新而實與上下文
義不貫凡講家之說當以此類推之亦不悉贅

採納意止於
比意反復咏
歎而情致強
佳美君子亦
止豈第二字
蓋非豈第必
不能以貴下
賤爲人親附
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豈第君子民之父母滿以反○
比也洞遠也行潦流潦挹取也孔穎達曰取而置之
其澄清又挹而注之小器是也饒飯將熟而沃之饒酒食也
豈第和易悅安也君子成王也言行潦至賤然遠取之而澄
其滓挹彼注茲則可以饒饒矣民雖至賤然採納親近可裨
聖聰故惟豈第之君子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鬯豈
爲民之父母美王也
第君子民之攸歸比也鬯祭器言行潦雖賤挹而注之不特
子親民而得其歡心民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音既
心所歸卽神所憑依也

豈第君子民之攸暨比也。既滌器而去其垢，比引民之善，以自去其惡，暨息也。小民一言一行之善，上不採錄，則無所用之。豈第之君子，片善必取，故民皆以爲安息之所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成王親政而能採擇善言，召公作此美之。

附解序云：召康公戒成王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意太廓落。朱子亦以爲戒成王然玩詩詞，竝無戒意。上二句採善下二句歎美，係就現成說。當是成王親政之後，能虛己下賢，召公作此美之，蓋將順其美，俾益發奮自強，乃人臣之義也。觀成王告君陳言嘉謨，嘉猷入告而顧命，猶云文武之臣罔非正人，己嗣守文武大訓，無敢荒豫，則王之採納善

言不自滿足，可知夫子敘此於十六篇之後，以見周公輔導周詳，卒致其君爲令主，而次以卷阿，明天下清明，人才蔚起，所以承文武之化而致刑措也。序以此及上下篇皆召公作其傳授，必有所本，仍之無害也。行潦無餽，餽酌疊之理，極言採擇愚賤，可以裨至德耳。兒子椅文問曰：周召一也。此詩及下篇多頌詞，周公何以不然？曰：豈特召公太公亦同夾輔矣，而無詩。周公位冢宰，以叔父而兼師保之尊，且專制作，故告戒獨詳。所作詩亦多。孟子言太公望散宜生見知而不及周召，論古豈可執一以概哉。

非有德者不能同民樂其樂成王賢君召公賢臣於時禮樂興而民物安和成王偶遊卷阿作歌自適召公答之以此屢言豈弟君子重美人才以不妨伴與優游此其所以能伴與優游文情容與悠揚亦風致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興也卷曲也阿

大陵也君子謂王矢陳也卷阿幽曲而風入之興僻地而王來游飄風自南暑月也作歌以矢其音蓋王偕羣臣避暑歌

中必有美臣鄰贊襄之詞故召公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會矣賦也伴與精神舒展優游起居自適休暇也彌

充而滿之也會久也承上言來游來歌若此伴與優游休暇甚矣惟王有豈弟之德勤政慮其過勞今以此涵泳德性彌益充其和平則可壽

爾土宇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

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賦也版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版章亦甚厚矣山川城邑

無處不有神靈願豈弟之君子益充滿其德性不徒暇逸以百神皆於爾是主蓋民神之主惟豈弟之性純神斯主之也

爾受命長矣萬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

無窮

矣賦也命天命草多謂之芾芾祿言得福蕃茂也常常享之矣然尤願豈弟君子益彌

爾性純嘏長享於無窮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

弟君子四方為則賦也馮者忠諒可託心齊翼者才猷可任股肱孝仁於親德全其性引導之於前翼

輔其左右承上言君子得以優游彌性受天純嘏豈倖致哉蓋由君子選賢與能有馮翼孝德之人或引於前或輔於左

而後得此伴與優游之一日也顯顯叩叩如圭如璋令聞

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賦也毛氏曰顯顯温貌叩叩盛貌圭璋皆瑞玉刻上為圭半圭為璋

令聞美譽令望威儀也為綱為賢士之主承上言君子有馮翼孝德之士為輔而因以自彌其德性是以體貌顯顯叩叩

性情如圭如璋而令聞宣昭令望為法豈弟君子四方賢士咸以為綱領也上言得賢故為四方之則此言己德實可為

賢士之綱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

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鳳靈鳥雄曰鳳雌曰凰其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頤雞喙五色備

飛則眾鳥從之

成曰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而言鳳凰為百鳥之王非時不見今則翾翾其羽而飛集爰止矣此藹藹王多有之吉士因

也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

也

也

媚于庶人

與也吉人亦吉士也在朝曰士在外曰人媚順愛

此藹藹王多吉人非但媚于天子其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心即天心也民心悅而天應之如鳳凰之傳于天所謂善言

於人也

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萃

萃萋萋雝雝喈喈

比也山之東曰朝陽萃萋萋梧桐生之茂

士吉人媚天子而及庶人皆維君子使之故是則非君子不

能有眾賢非眾賢亦無以輔君子彼鳳凰鳴矣則于彼高岡

能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既庶且多君子之馬

音姥既閑且馳音他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賦

車馬所以待賢庶眾閑習馳中法也遂達也謂達其歌意此

總結上文言君子之伴與優游彌性由于得賢人之力如此

則得人之樂固君子所以成其豈弟而不可一日忘者也即

今來游卷阿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國不

患其不富庶特患無賢人以共守之故我因王之歌而作此

詩其詞不多惟求達王歌詞之意蓋成王當時歌中必有求

賢意公因將順其美

而戒之然不可考矣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召公從成王遊因王之歌而作此詩

欲其求賢自輔長享太平也

附解聖賢進德修業終日乾乾未嘗一息荒怠也然當事舉

政修之候亦不妨伴奭優游以適其性蓋心不可肆以禮
節之心不可鬱以樂和之故曰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
武之道也成王游于卷阿喜而作歌雖人情之常其歌中
必有君臣同樂之意伴奭優游實景實事也召公卻推原
所以得伴奭之由由于多賢且祝其彌性以似先公而主
百神此為頌不忘規蓋游覽之時無往而非學問之意也
彌性者涵養中和蓋人勞則神疲鬱則氣滯人君得人而
任伴奭優游以養其清明之體則天機暢而志氣日新非
如世俗陶情聲色詩酒日增昏垢反以為達也後世人主

耽於逸樂諧臣競效頌揚閒有一二規諷者罕能推見本
原深微若此至若詞臣曲士侈宏博之才諷一勸百雖曲
終而奏雅實推波而助瀾君子是以歎三代之君臣不可
及也

詩人諷勸多
婉辭而此詩
嚴正故必老
成規新進之
辭屢言民勞
發其仁心終
言王女啟其
忠忱曰小子
曰女非可施
之於等夷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
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彌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賦也汔幾
中詭隨懷詐而面從也謹斂束之意憚會也明天之明命柔
寬而撫之能馴而習之也言民已勞矣庶幾可以少安其施
惠於此中國以綏四方蓋中國安而後四方安也惠綏之道
無他無縱詭隨而已詭隨之人無良而肆為寇虐憚不畏明
神者誠無縱之則無良之人肅寇虐無
畏之人止乃可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

惠此中國以為民逖無縱詭隨以謹愔愔式遏寇虐無俾民

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賦也休息也逖聚也民得休息則聚而不散愔愔亂也勞功爾勞謂先

人之成功休美也上章言無縱詭隨則可以柔遠能邇為天下望此章言無縱詭隨乃可以承先烈而為王休民亦

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

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賦也罔極為惡無已言既無縱詭隨小人不至陰為惡矣又必敬慎威儀以近有

德蓋非親賢不能遠小人非身修則賢亦不可得而親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

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賦也愒猶憇也勞患則憂洩矣醜穢厲害醜厲為穢言以害正人也小人害正則

正人必敗而所以為寇虐者酷矣戎汝也小子年幼也蓋世

卿秉政者言汝雖年幼而進君子退小人為式於國者甚大不可以不謹也民亦勞止汔可小安

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

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賦也殘害繾綣固結謂小人之黨與正反與正道反小人以非為是以是

為非國人化之則正亡矣玉寶愛之意言王欲玉成於汝委任方隆我是以大諫於汝曉以君恩自明其忠告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蓋世卿有年少而柄政者周召之徒作此規之

附解序謂召穆公刺厲王然詩明言定我王為王休王欲玉

汝何以為刺王哉或曰厲王之時公卿憂亂同列相戒而

作其說近之然未有以見其為厲王時也詳玩詩文五章

皆言民勞可休無縱詭隨蓋成康之世昇平日久老成漸

周初宗族多賢如周召其最著也數傳之後宗臣或非賢而秉政此詩所以大諫而始終以散天惕之意其時君德已衰惟望執政

涓周家世官如周召子孫世為王朝卿士有新受命為卿者老臣之徒年衰致仕慮其優柔養奸故戒以嚴斥小人親近有德安民而定王曰無縱無俾無棄小子玉女詞嚴義正其必十亂之內老成告戒之辭非同列相戒者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瘡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

曾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賦也板木片也平正之物俗稱一定不移者為板板言天道有常平正

不變也卒盡瘡病猶謀靡聖非聖也管管見小也言其非聖而固執管見直誠也言天道有常而今下民盡病何哉惟任事之人出話無理謀事甚疏不以聖人為依據不實措諸至誠之事彼固自以為率心而行不知謀國如此非所以為遠慮我是以大諫也此章冒全篇之辭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賦也憲憲猶欣欣蹶蹶而起也承上文

者畏天命而恤民隱故不以君威怵之而以天意警之自稱老夫亦世臣勳舊之人也

猶沓沓也辭即上文出話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承上文板板出話而言天運艱難無憲憲而自喜天步方蹶無泄泄而怠弛誠能出話之際求其順理爾辭能和則民合矣爾辭能悅則民定矣何至有不然者哉而民亦何以卒瘡哉我

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賦也事職事僚同官也即就也囂囂自是也服事也實可見諸施行所謂實於

與爾雖異職事同為王官我即爾謀欲遠猶以和國也爾乃囂囂而不受言豈知我言切於事情爾勿以為迂濶而笑之先民有言當詢及芻蕘况僚友乎天之方虐無

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

不可救藥賦也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猶款款忠告之狀躑躑躑躑貌耄老而昏憂謔以憂為戲熇熇熇熇

六人出
衣世引
文曰
而以天
以天
皆異天

盛也承上二節言出話不然為猶不遠者非他以爾童心未
化戲侮善言也然天方暴虐爾無依然詭譎老夫灌灌以抒
誠而爾小子躊躇以自是其意以我為耄豈知我言非耄乃
爾以憂為戲耳及今猶可挽回若玩侮益多將如火之熾盛
不可救矣天之方憊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
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賦也憊怒也夸毗體
比於人所謂色厲內荏也威儀卒迷亂其度也載尸善人緘
默無用如尸殿屎說文作唵呻吟也葵揆也蔑資無所藉
以生惠順師眾也承上言何以多將熖熖哉蓋今天方含怒
宜承之以忠正無為夸毗之狀盡喪其威儀而使善人尸居
也者則以當國不納善言故也方今勢雖未感而饑饉喪亂
民多無資矣豈身秉國天之牖民如堦如篴如璋如圭如取
政會無以順眾人之心賦也牖窗天
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賦也牖窗天

暗而開牖使明也堦倡而篴和璋判而圭合取物在他處而
取之攜物在地上而手舉之益自利益辟邪也承上言莫惠
我師豈以天為無知乎豈知天以民為主觀天者必驗諸人
天之愛民而啟牖之也如堦篴之相和無二氣也如璋圭之
相合無二形也祇此一理命於天而具於人如取攜之甚便
不他求也在上者誠攜誘其民無徒自求利益則牖民亦甚
易也况今喪亂蔑資民多邪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
辟豈可自立於辟以導之乎善也藩
大宗維翰懷德維甯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善也藩
籬師眾垣牆大邦成國之諸侯大宗大夫之強宗宗子同姓
蓋執政者為貴戚之卿故云然無獨斯畏言無獨自隕越貽
人憂也承上言無自立辟亦惟以德而已蓋國之所與立者
不一善人為國輔衛如藩大衆為國依賴如垣大邦諸侯維
屏而作障蔽大宗強族維翰而為捍衛此四者必懷之以德
乃可恃以為安而尤要者則在同姓之宗子蓋宗子動威重
望於國則如城也藩垣屏翰雖美然不得與城比今爾以宗
子而秉政允宜無自立辟無使藩垣四者皆全而城獨壞天

寺壁互釋卷五

焉

下獨以斯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

明為畏也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賦也豫怠也渝變也

同衍舒徐也承上言修德之事不外於敬敬者畏天命以自

謹其心也方虐方憐天之怒也敬之則不敢戲豫而謔誇

毗之狀除矣方難方蹶天之渝也敬之則不敢馳驅而憲

泄泄之態斂矣且天之當敬亦不待其怒與渝也雖平居作

息天何處不在焉昊天且矣爾必有所出有所往天亦及爾

出王無之而不隨也昊天且矣爾必有所出有所往天亦及爾

爾游衍無所處而不在也知而敬之則戒慎恐懼

不敢懈於隱微此修德之功而遠猶所由本也

板八章章八句

時有宗臣柄政怠無誠者老成作此戒之

附解序曰凡伯刺厲王然玩其詞非臣下所以施於君上或謂責用事之臣近之蓋當時宗室世胄柄政怠玩自用不

信老成而老成作此戒之其反復言天理以警之而終以

旦明敬畏之學非聖賢而能言此乎夫子類編之以見周

家再傳之後老成重望猶有人焉而因以戒夫少年新進

不可自用忽於老成也舊說各章承接未明价人節尤不

順李安溪略辨之而獨字亦誤解且未貫通上下今疏通

之如右板板管管舊解云板反也言天道反常天道有常

人自反常耳安得云然管管猶言區區區區執管見耳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四句

蕩之什三之三

厲王監謗則其肆虐拒諫可知此詩託為文王歎商之言臚陳弊政可謂痛哭流涕之情也而王竟不悟所以亡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

謹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古音真。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辟不命多辟謂災異。

不正之事烝眾也。謹信也。言廣大之上帝固民之主也。今乃疾威下民多災異不正之事豈天生烝民其命不信忽而愛

之又忽而禍之哉。蓋以人之承天者無常有。文王曰咨咨女始鮮終故天亦難以全之。此起下文之詞。

殷商會是彊禦會是培克會是在位會是在服天降滔德女

興是力賦也。此下託為文王之詞。以微厲王會是不當然而用力託為文王嗟歎殷紂而言其用人不明會是彊禦培克

之臣使之在位任事是其人皆滔德之人以為天降滔德實害也。而豈真天降之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讎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屈靡究賦也。而爾也。秉用也。義善

也。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寇攘式內彊禦仇善類寇攘不在外而在內。作讀作詛。咒同。屈至窮極也。承上言

女興滔德豈女之本志哉。蓋其始爾用善類亦欲致治也。其奈小人彊暴嫉賢如能見女用善類反生怨懟而採取流言

以對誣謗善類是故善類不能安於其位。寇攘居內君子無由進身而民心愁怨。詛咒無所窮極矣。上章言其興滔德此

章乃推其故由。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怙然于中國斂怨以於正不勝邪。

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古音羌。賦也。

承上言民多咒詛宜自修飭庶可弭謗而女不然也。女恃其暴戾方且怙然于中國斂怨而自以為德雖小人盈朝爾德

不明則以為無反復傾側之人也。故爾德不明遂至無陪無卿非真無也。非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

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音豫。賦也。式

酒沈溺也。式

言糸心角光王

用也止容止言爾德不明以女溺於酒也夫酒者祭祀燕饗
所需亦天之為也然以之行禮非以之亂性天固不酒爾以
酒也因爾不義是從故遂為所困至於喪德失儀無
有明晦號呼痛飲以晝作夜沈湎如此安得明乎
文王曰

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羹音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

戶郎賦也內翼于中國覃及鬼方賦也蟬之一種形大而黑五

反賦也有一角如花冠黃碧色四五月先諸蟬而鳴沸水湧小大指

政言近喪將喪亡翼本作翼多目以視之也國語曰厲王使

衛巫監謗道路以目詩蓋指此覃延也鬼方北方夷名以其

幽遠號之此云鬼方以該夫凡外夷也承上言王湎於酒上

下若狂如蜩如蟴無靜默之時如沸如羹無清淨之所小大

政事皆幾喪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更人民蓄怒忿盼

內滿於中國延及鬼方賦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

皆然怨怒亦已甚矣賦也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也

不用舊古音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也

上帝眷顧則得天時不時不為天所佑也舊即下典刑老成

者碩有德典刑舊法也承上而歎之導以用賢法祖也言非

上帝不以天時佑汝乃自不用舊故天棄之今雖老成

凋謝而典刑尚在曾是莫聽是以大命傾覆而莫救也文王

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音撇音泄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起之貌撥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

總承上文言人亦有言大木將仆其枝葉未害而根本先絕

故遂揭然而不可挽今殷商所為如此其為根本之傷不已

多乎昔夏后之衰桀虐用其民至於喪亡殷之所當鑒者不

在其遠即夏后可知矣託為文王歎紂欲其鑒夏實欲厲王

以商紂為鑒也

蕩蕩八章章八句厲王無道詩人託詞以諫之

附解序曰召穆公傷周室大壞申之者曰厲王無道天下蕩

詩經五解卷五

五

蕩無綱紀文章蘇氏曰蕩蕩名篇以首句有蕩蕩字耳序說非詩本意是也朱子謂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然詩意極陳弊政終之以殷鑒不遠是深冀王之改過非徒歎其將亡而已惟託爲文王之詞乃得痛指流弊盡其忠告漢代文人多言亡秦之弊全祖此詩舊謂厲王無道召穆公諫之託詞諷諫託詞諷諫無可疑者惟必指召公則無以明其然袁子才嘗謂韓昌黎拘幽操天王明聖句爲不通以此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云云謂文王不以紂爲明聖然詩人託詞非文王果有是言也可謂鹵莽矣

昌黎不知文王非殷世臣亦相沿而誤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音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賦也抑抑謙下隅廉角內德著於明職主也言抑抑威儀爲德之廉隅外見者何今日而明者亦不知哉人言無智不愚以其不自知則愚也然庶人之愚不知威儀固其氣質昏昧常有此疾若哲人無競維人四方而亦愚則反常矣蓋發端卽爲怪歎之詞

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訂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賦也競爭也無競維人與物無爭之意卽上章所謂抑抑也覺明也謂自明其德行訂大謨謀定命定其命令於早謂慎於未事也辰時也則法也承上言威儀何以貴抑抑哉蓋哲人莫患於自恃而凌人誠能無爭而虛以從人則四方皆將以善來告矣自反而德行有覺則四國自將聽命而行故抑抑者必先求之於己審之於先大其謀

人君尊重疇敢面斥其非武公自省其身作此使人諷誦時時入耳警心則平日念念克己可知矣其詩反復丁寧大抵不越敬慎二字而詞繫而不殺蓋以被之管弦彌爲流連盡致也

以預定其命而不為淺隘倉猝以至遠之猶時時播告深慮小心若此此所以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也 其在于

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

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賦也今武公自謂興尚也女公使人命己之詞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

放此紹緒共恭同刑法也承上言威儀之當敬慎如此而至於今所尚者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汝雖湛樂是從獨不念女承先王之緒竟不求先王之成法而敬守之其愚不已甚乎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

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

戎兵必良反用戒戎作用邊蠻方賦也弗尚厭棄之淪陷胥相章表戒備邊遠也承上言湛

樂于酒皇天所弗尚蓋一耽湛樂必廢時失事職業不修如泉流然愈趨愈下爾毋淪胥以亡也必當夙興夜寐以圖自疆灑埽廷內不敢怠荒為民之表果其文德既修又以其暇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以戒飭蠻方蓋康叔受命

為方伯武公承之亦有統馭遠人之責故云然也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

爾出話敬爾威儀音俄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為音也賦也質對也侯度諸侯之法度不虞意外之

若此用以質諸人民謹爾侯度常以意外之事為戒不得謂身修可以無患人民觀法於爾言動之微視為向背必當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蓋一言雖微其得失眾著彼白圭有玷尚可磨去斯言有玷即悔之無能為也此章又言臨

敬慎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

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音以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苟草率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承上言言語之當慎不特臨民也即平居皆當無易由言無曰出之無心雖莫捫朕舌言固不可逝矣蓋人與人相接必以言為先無言而人不答無有言之德而人不報故當審慎於理而言務求順

于朋友以及庶民小子則言無不善不特一時感服即子孫
繩萬民亦靡不承矣言其可易乎哉極言慎言之效赫而
遠如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遇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於

此屋漏古音無日不顯莫予云觀古音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轉音思賦也視視以為法友君子朋友中之君子輯和

格至度測矧况射數通厭也承上言出話威儀之當慎固已

然其功必取集于人慎之于獨視爾友中有君子焉親而敬

之輯柔爾顏庶不至有愆矣而退而獨居之時尤宜敬慎

蓋爾室之中有默相之者庶幾立心動靜不愧于屋漏夫爾

室非眾著可比矣然無日不顯無人見也神明降格不可測

度持之以敬尚恐有罪矧可厭數而不敬乎此又推及于顯

微皆慎功愈密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而理愈精矣俄音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

子賦也辟君也辟爾為德謂正其君德即上文所謂侯度也

與止容止僭差賊害則法童而為角欺誑之輩謂小人也虹

無不為而見於容止者淑慎不愆施諸政事者不僭不賊人

鮮不以為則矣敬者德之與我敬人人乃敬我譬諸投我以

桃報之以李彼謂可以不必慎而人服者如以童為角必無

之理實虹小子而已此章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

推其效於及人以歆動之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

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

民各有心興也荏染柔貌緡綸也承上言敬慎之效如此

乃勉之以聽從言荏染之柔木乃可以受綸溫溫之恭人乃

可以成德其在哲人則告之話言即順之行而無所忤其在

愚人則反謂我言有差蓋民各有心不可強也我今言抑抑

威儀之實如此爾其願為哲人耶愚人耶蓋與首章相應而

冀其聽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

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也賦

盈滿足也靡盈多不足也承上言哲愚惟所自命於乎小子今猶未知臧否則我甚慮其不為哲而為愚也今言詳盡如此匪但手攜又示以事匪徒面命又提其耳矣豈猶不知耶借曰知識未開亦既長大而抱子矣凡人才德靡有足者惟在知而自修苟知不足而從善誰蚤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知而暮乃成德者寬其詞以勉之也

爾夢夢我心慘當作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

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賦也我託為誦詩者自言靡樂不敢安樂夢夢昏也慘憂貌諄諄

詳熟也藐藐忽略貌虐害也八十九十日耄時武公年九十有五也承上言若安於不足而不知臧否則非上天設君治民之意矣人君代天治民天鑒至明可危懼而無可安樂今觀爾夢夢無知我心實憂誨爾諄諄亦甚不得已矣爾乃聽我藐藐不以我為教爾反以我為虐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爾借曰無知亦聿既耄矣何不悟耶

用我謀音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

忒回適其德俾民大棘賦也舊舊章止語詞喪國蓋當時有亡國者忒差回邪適僻棘急也又咏

歎而言我告爾前人舊章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恨事方今天運艱難鄰國有喪亡者矣前鑒不遠昊天福善禍淫無有差忒若不敬慎而回適其德則民將大困而爾亦何以自全乎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朱子曰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

其側以自警蓋所製之樂歌也

附解序說刺厲王亦以自警章昭註國語謂懿卽抑以此詩

當之疑之者頗多而姚際恆辨駁尤詳然詳味其詞曰爾曰小子語亦嚴正必非臣子斥君之言序既云刺厲王又

云自警故來疑者之口胡一桂劉瑾疑武公詩何以入雅不知雅者朝廷之作箴規諷戒之詞武公諸侯其詩何不可入雅且史言其佐周平戎有功平王命之為公則疑嘗為王朝卿士第書缺無考矣開端從威儀起言哲人亦易有愚時蓋威儀為德隅臨民之要也自恃哲人而不納善即愚之根也其為自戒意已顯然次章申明敬慎為威儀之本三章入敬慎反面以酒酒為荒迷之證蓋武公所深惡者酒也四五六章教以修職業慎話言皆威儀之實事故下章即接言輯柔爾顏當本於慎獨不可藐視神天八

章承言如此則德修而威儀為民之則民必親而尊之如投桃報李矣荏染以下三章乃諄諄告以聽此告戒爾也小子也抱子也既耄也雖戒朋友不可云爾而况君乎末章正言所告皆前人之舊以喪亡惕之以毋回適終之其為武公自警又何疑哉至懿抑二字相通則不知韋昭何所本以全詩文義斷之他說無容泥而詳辨可也

厲王虐國人
逐之於彘而
推周召當國
二公因民之
欲撫輯而共
治之王亦無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釋文兮倬彼昊天甯不我矜居銀反。比也苑茂旬與均同音釋毛氏曰陰均也將慝取采摘劉伐也瘼病殄絕倉兄與愴悅同填塞也言憂傷氣塞倬明貌矜憐也言苑然之柔桑其陰之濃蔭下甚均然一朝而將之

善國賴以安
此為權而不
失其正若在
後世則變亂
與矣蓋當年
輔弼之權至
重亦實有裨
於國家如此
觀此詩指陳
利弊曲盡事
宜苟良夫固
賢者而當時
去文武未遠
朝廷猶多正
人亦可見矣

采之劉之則無以廕庇瘼此下民矣以周之盛而一旦凋敝
何以異茲我是以不殄心憂而倉兄填胸彼昭明之昊天甯
不我矜乎此四牡騤騤旛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音
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賦也騤騤不息貌翩
飛揚也夷平泯滅王
滅則國皆滅也黎黑言憂心髮白也燼灰餘也頻感也承上
言吾何以倉兄憂填哉當今天子蒙塵兵戎起於輦轂四牡
則騤騤矣旛旐亦有翩矣亂生不平無國不有滅亡之憂民
心愁甚首無復黎俱受禍而等於灰燼於乎可哀國運之感
至矣此言厲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
王被逐之事

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賦也國步猶國運蔑無
資賴國賴於民民畔則

無所資將扶持意止疑以止為疑徂亦往也言民既居王於
龜則祇合順其意而居之無所疑者否則欲徂又何往乎君
子指王維思也無競言勢已至此王試思之何可與亂人爭
勝不如且安居以圖復因歎誰生厲階而使至今為病益咎

榮夷公之流也憂心愬愬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
此傷王居玁也

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瘠孔棘我圉賦也土宇謂社稷俾
厚也覲瘠遇難也棘

急也我園謂王室承上言王既出居民怨已甚無可奈何我
之憂心愬愬者念我土宇耳我生既不遇時逢天盛怒今民
畔王奔中外洵洵自西徂東無所定處人以我之遇難甚多
為惜而我則不自傷但憂王室不安為甚急耳申起二句意
故承上作轉起

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古音弱。賦而此也
必慎也况景况削滅

也憂恤撫民序爵用賢也執熱手持熱物淑善也承上言民
畔王奔國家無主此時謀安定之必須慎密而後亂况斯可
滅也謀逝之道安在惟有憂恤百姓序用賢人蓋王虐民棄
賢以致斯亂今以此救亂如執熱以濯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善者如謀之不慎猶往執熱而不先預備濯手之凉水其何能
善亦惟相與陷溺以底喪亡而已當時共和攝政定亂安民

蓋芮伯實贊成之故其言如此如彼颯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

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賦也颯鄉僂也代食相

代而食謂百工交易也申言憂恤之事言當今恤民與平常

異民怨王而畔亂若必以威禁之眾怒難犯如彼颯風而行

必多僂者即善處之使解散民有懼禍之心且以我為相罔

凡有所使竝云力不能逮故今恤之道惟使農者歸農不

農者歸工蓋民各顧其家無罪而各歸本業愛其稼天降

穡仍保一家工者仍以力代食保其身命則民安矣

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蝨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

有旅力以念穹蒼賦也痒病也恫痛具俱贅贅危如贅也

其形蒼言其色申言上文之意言天降喪亂既滅我所立之

王矣又降此蝨賊禍君禍民使民失業愁痛稼穡盡病久矣

中國哀恫視此生俱如贅疣稼穡盡荒似無有旅力以自給

者常以此念穹蒼而哀恫今使歸農故民安易也蓋厲王任

用小人剝民已甚流離失所者多蕪田亦維此惠君民人所

眾芮良夫故以此為靖亂安民之要也

瞻古音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

俾民卒狂賦也惠君慈惠之主謂共和二相也相輔也狂惑

荒之日所恃以定國者惟二公安民定國也言當此具贅卒

人所瞻仰其秉至公之心宣布謀猶不敢自是必考慎其輔

相之人蓋一以國事為重無私心也維彼不順之人則不以

為是獨出意見自以為臧則是別有肺腸使民狂惑無主二

公勿顧忌之蓋當時同朝有不順二相妄出瞻彼中林牲牲

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與也牲牲眾

譖謗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中林之鹿尚和羣而竝行今當

危疑之時朋友已多譖言不相善而自用若以為避忌則必

如人之恆言進退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

維谷不能自如矣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賦也上章慰勉之而此又譬曉之言維

里如在目前維彼愚人則反覆狂悖自喜其狂也不自以為

無能又何所畏忌乎何必慮之蓋當時妄言阻擾者多故明

其狂使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迫古音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

公勿信也之貪亂甯為茶毒賦也迪從也顧復重念也茶苦茶氣能殺

勉以仁民言覆狂之人於良人則弗求教弗信從於彼殘忍

亂甯可又用小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

人以害之乎彼不順征以中垢古音古○此也隧道式用穀善征行也中

居心不良結黨拂善使二公慎防之蓋指小人之有權者言

大風之起必有隧道其道維何有空大谷是也人之善惡由

心猶風之起由空谷維此良人其心為私而不為公所行者皆以中垢

於善維彼不順之人其心為私而不為公所行者皆以中垢

其中既垢欲求行之善不可得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

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比也又言小人結黨惡

誦猶人之有類貪人以貪為事同類之言則對非其類者規

阻擾使人悖亂覆反也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

我設身為二公言也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音壑○賦也朋友指小人飛

間弋獲之言倖中也陰蔭同陰女倒裝句謂己受其蔭也赫

威怒也言今日之事予豈不知而作愚者千慮亦有一得如

彼飛蟲時亦弋獲今日之言因平日予以民之罔極職涼善

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適職競用力賦也為去聲職

事善背善反覆也為民不利謂不能定亂不克不勝也職競

盡職自強用力竭忠也此又勉以盡力襄助二公言民心無

寺經互釋卷五

極專主涼薄之見雖貌作善實相背今為民安定之計如與
鬪然每云不勝然民同適已甚必大加懲創但能盡職自競
用力圖治則以上治下民之未戾職盜為寇古音苦涼曰不
何患不克可共勉之也

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音箕。賦也戾定也陰取

背善詈言民必不能遽信爾雖用力必反復背逆且加之詈

言今民之所以未定者以多為盜寇也盜寇之人安知順理

信必以安定之為不可則爾所云不克者亦有由也然爾當

各盡其職徐徐化導雖爾平日嘗言喪亂匪予之咎然今日

義不容辭當勉力効忠以安社稷予既為爾作歌

告爾以已亂之道如上文所云矣安可自諉哉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厲王虐周人逐

和攝政而大臣尚有小人芮良夫作此詩勸二

公且安小人其反復詳盡可謂忠愛周至矣

附解序云芮伯刺厲王朱子以其與春秋傳合從之又疑滅

我立王詩當作於共和之後而未敢定

折衷亦謂作於厲王失國時或謂追刺厲王則非也詩凡十六

章繁複無逾於是者故前人之說多不得其條貫今細繹

之庶詩意以明夫民敢逐天子則皆畔矣然怨止於王一

人不似後世焚劫擅立君長等事故周召二公以好言安

慰居王於彘而共立國政恕民之罪使各還本業民知二

公忠賢必能安己且幸免誅戮亦遂解散其王居於彘二

公自必為之夾輔厚奉起居故王亦安之以終其身此當

時一定情事亦千古僅有之事一者文武成康之德在人

言系心角先王
二者當時天子祇治畿內王虐畿內之民畔天下諸侯之
民未畔三者周召望散之裔尙多忠賢王所任小人不過
榮夷公類此詩所謂中垢貪人剝民自肥導君逸樂非有
擅權覬覦如莽操之輩故祇當如此善辦不然民也而敢
逐天子若斬木揭竿之徒其可優容姑息乎故此詩夫子
錄之以存此事情形使後人知之惜解者囫圇未晰苒良
夫賢者不深斥王非但委曲爲周召畫策以滅我立王歸
於天意先勉二公盡心定亂使民復業次戒其勿爲小人
所惑蓋小人雖壞有君子正之亦可革面反正當攘亂之

時勢不能一朝盡斥但當專意公忠勿聽其言則不能阻
擾功業矣至小人情狀不過自恃貪亂中垢結黨等弊歷
歷言之使二公慎防屏斥然國已無君二公以臣攝君欲
同僚甘心聽命已難况小人異類暫且不能使之改行又
不能盡行黜退使之在位又不聽其言保無忿怨生禍乎
故後數章又婉言勸慰稱曰朋友自謙弋獲曉以民之回
適勸其職競用力若不知其平日不良反謂其忠於國家
者使之聞而心喜庶幾改惡從善在彼有自新之美在二
公亦收得人之助此心寬厚化導妙用如云不克雖曰匪

予皆小人平日諉過之辭故代白其心而勸其勿以不克
自謝勿以禍不由己自安其懇懇勸慰欲其與二公襄贊
可謂苦口婆心矣舊解含混甚多明者細察之自當瞭然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

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甯莫我聽賦也雲漢天

桑林之後僅見此詩其詞痛切可泣鬼神矣

雲非雲故曰雲漢漢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故望雲漢而占之昭回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故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卒盡也甯猶何也言雲漢昭回久晴不雨王嗟歎而言人有何罪致此至于

禱祀甚勤帝莫之聽也早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

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音隆耗斁下土

甯丁我躬

賦也蘊隆陽氣蓄積驕亢蟲蟲熱氣熏也殄絕郊祭天地宮祭宗廟上祭天下祭地奠置之於地瘞

埋之於土皆禮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宗尊也斁敗也丁當也言旱既甚而禱祀無功后稷欲救早而不能上帝能救早

而不至與其耗斁下土甯使我躬當其菑不愛其身以救民仁之至也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

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

胡不相畏先祖于摧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

遣民無則我亦不遣也摧滅也言旱甚而無術以去之兢業

畏懼恐周之民無子遺民靡有遺則昊天上帝亦不我遺矣

如此胡不相畏慮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蓋憂早既大甚則

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

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甯忍予賦也沮止也不可止久也赫

赫日威炎炎熱燄也無所無

容身之所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願望也羣公先正雩祀
所及百辟卿士之有益于民者又言旱甚而不可止赫赫炎
炎人皆云置身無所死期將近此時無所瞻顧惟望羣公先
正助之而竟不然父母先祖則至親矣何忍而使我至此極
乎朱子曰所謂垂
涕泣而道之也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惓如焚

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甯俾我

遯平聲。賦也。滌滌山無木川無水如滌濯也。魃旱鬼也。神

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惓燒火田曰焚憚畏熏灼

豈昊天上帝將使我遯位以謝之乎甚言已無德也 旱既大

甚黽勉畏去胡甯瘖我以旱憊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

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賦也去遯也胡甯甯也瘖病也

懣會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也方祭

四方社祭土神莫暮同虞度悔恨也承上言已欲黽勉畏罪

而去又念上天至仁甯故病我以旱蓋必有自取之故也無

不暮宜昊天上帝之我諒矣而竟不然則我祈年甚早方社亦

恭之實德故也自今以後敬恭明神上天宜無恨怒于我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豕宰音趣馬師氏膳夫

左右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賦也友紀

臣為友君持其綱臣理其紀故曰友紀鞠窮也謂窮于治略

庶正眾官之長疾病也謂內省有疚豕宰相臣趣馬師氏膳

夫見十月之交左右侍御僕從靡人無賢人也周至也密也

無不能止言皆已所得正之者里理同治也上章以敬恭自

勛此乃言已用人行政之失思所以治之言旱既大甚其殆

由我無乾綱之德以至散亂而無友紀或庶正窮極其欲于

民或豕宰實有大疚或趣馬之官蕃畜牧以麋民食或師氏

之人置朝廷之得失于勿問或膳夫恣珍奇以長奢或左右

工逢迎而不直凡諸此類皆非其人政事不周我無有不能
 止而正之者自今悔過更新瞻仰昊天如何治之而後可也
 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
 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甯賦也嘒明貌贏
 為我何所求以助我戾定也承上言今祈免于旱而瞻仰昊
 天有嘒其星則尚無雨徵也大夫君子無謂昭假上帝者已
 無餘憾雖大命近止宜益加修勵無棄爾之成勞當各自思
 何所求以助我不逮用以定庶正而為之法如此不忘勤修
 瞻仰昊天或惠我以安甯乎然尚不知其在何時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宣王承厲王之後遇旱而懼引罪自責作此以祈且告羣臣也

附解此詩諸儒無異說惟序以為仍叔作或以為史籀作不
 同夫天蓄流行國所時有也然賢君則不敢以為氣數之

適然必增修其德慄慄危懼宣王作此詩以自責告於神
 天且告有位觀其詞之反復沈痛可見其心之悱惻周詳
 而其修明政刑亦可知矣故夫子錄以為法沈氏守正曰
 或曰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遺人掌邦之委
 積以待施舍此周制也先時無備臨變而君臣同憂是棄
 本而修末也蓋雲漢承厲王之後百物凋弊有不可得為
 者其說是也舊解後三章不合語氣今正之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
 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賦也崧嵩同中嶽崧高維嶽言其最

詩人美申伯實美宣王此舉之當也而贊成之者惟

吉甫故始終
以吉甫言前
人弗詳釋之
何也

言系必角老王

幹蕃蔽也言崧高維嶽之首其大上極于天維嶽降神以輔
王室生尹吉甫與申伯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以蕃蔽
四方于以宣治者也蓋吉甫有文武才實與王定謀封申伯
以控制南方故詩人美申伯而並美之詩故以吉甫始終也

暨暨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

之宅登是南邦博工世執其功賦也暨暨勤勉纘繼也王纘

纘之也謝在南陽鄧宛之間南方要地也式法也召伯召穆

公虎也登進也世執其功使世守其功言此勤勉之申伯王

知其賢使繼前人之事其事維何南方隣于蠻服易多邊患

王為之邑都以居之相度要害之謝而邑之使為南國之式

又不欲煩其自營也王命召伯定申伯之

宅進于南邦諸侯之上子孫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

邦上見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

遷其私人賦也因是謝人順謝人之欲庸功徹徹法也傅附

空建國營繕蓋其所職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承上言王命

申伯式是南邦非徒威制也蓋南邦遠極海隅謝人素願重

臣鎮輔之故戒申伯順謝人以為之式又恐土田荒穢命召

伯以徹法理之又命召伯傅御之屬遷申伯私人以實之蓋

所以體申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

藐王錫申伯音博四牡躑躑鈎膺濯濯賦也俶始作也藐藐高

明貌承上言申伯之功而召伯營之始為城垣次成寢廟其

既成也高深藐藐足為雄鎮王乃錫申伯以四牡之壯馬又

錫以馬首之金鈎馬膺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音姥我圖爾居莫

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賦也遣使

也爾雅圭大尺二寸謂之珎圭何楷曰介圭天子之鎮圭王

命申伯鎮撫南國故使執介圭如天子之自行是也王舅即

申伯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倒裝句法言女往而南申伯信邁

士之人得近王舅恃以為保也此章述王命之詞

詩經疏解卷五

三

王餞于郟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

其糗式遄其行戶郎反○賦也再宿為信邇行也郟地名在陝西鳳翔府郟縣曹粹中曰郟近岐周先王

之廟在岐申伯受封冊於先王之廟時王在岐因飲餞于郟也江漢言召虎亦曰于周受命還南申伯之國在南也謝于

誠歸始誠歸于謝時積糧遣速也言申伯從容信宿而後行又受命于岐周王餞之于郟申伯然後還南決意而歸于

謝此後則無留滯矣蓋召伯營謝之時已徹土疆而斂其賦稅預峙其糗倉廩實而廬市有委積申伯故得速行歸國蓋

王之為申伯計者周密矣此言啟行之事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

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眾盛也

周邦通指天下諸侯而言戎汝也隣邦指謝人之詞翰幹也

不丕同承上言王命申伯原以控御南方及其就道果見申伯番番而有威武既入于謝則徒御嘽嘽頓覺改觀於是周

之庶邦咸喜天子得人謂謝人曰女今有良翰矣此丕顯之

申伯為王元舅而其才兼文武又足為憲故甫入謝而人已共慶之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

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以手搏物曰揉有不如意揉之使善吉甫氏尹誦作詩以贊其行孔碩義理甚大風之為言諷也肆故好善也此乃

總結全詩之意言申伯之德柔和惠愛而又剛直不撓其在朝也與吉甫等同輔王室凡萬邦有不順者揉而治之名譽

早已聞于四國此行也吉甫與王定謀既優其禮而吉甫又作誦以慰勉之其所誦之詩義理甚大風示申伯之意甚

好而以贈申伯益堅其行蓋吉甫贊成之功為不可沒矣

崧高八章章八句宣王封申伯于謝以撫南邦尹吉甫始其事召伯成之詩人為詩以美也

附解序謂尹吉甫美宣王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

伯朱子非序而以為尹吉甫送申伯然吉甫送申伯白云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何以通耶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因尹氏箝諫者之口家父忠憤自陳作誦欲其式訛爾心不畏疆禦也寺人孟子作爲此詩自謙卑賤冀凡百君子之聽也下篇穆如清風亦旁人之詞美其誦以冀其永懷也若自贊孔碩肆好則不可同論且以爲吉甫作故首章生甫遠舉作呂刑之甫侯朱子覺其不安則曰作呂刑者之子孫鄭註禮記時未見毛詩以甫爲仲山甫王伯厚謂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嶽神所生凡此曲說皆一誤再誤也不知宣王因南服多故選重臣

以鎮撫之尹吉甫文武足備與王定謀封申伯于謝控制蠻方又命召伯營之於其行也吉甫作詩以贊其行詩人美宣王君臣此舉之善而作此詩至吉甫所作之詩固未傳也先儒誤以爲所作卽此故令本文不明又許白雲據史記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于申謂申舊國非宣王始封然史但言或封或疑詞也此詩詠召伯營謝鄭重周悉其爲新建之國何疑考周初封建惟中原爲版圖其他多聽其君長之自爲治豈能爲文王師而但爵之以子封于楚國何也楚地據江漢之上游下極吳越上通巴渝

旁包苗獐不止數千里多蠻荒故以大賢鎮撫之至宣王時土地益闢風俗益張厲王無道南方乘釁侵擾宣王卽位命方叔征定之因與吉甫輩籌畫封申于邑于謝據要害以制之王纘之事王纘武王之事申伯纘鸞熊之事也先儒因地志謂國在宛謝城在棘陽申謝兩地故以爲遷徙實則地志不可信者居多且安知非封謝後又遷徙乎至崧卽嵩也尹吉甫申伯生世不可考大都皆近崧嶽人故神其降生以美之毛鄭拘泥姜姓之說謂四岳之後遠舉呂刑之甫竝稱而朱氏善竟謂四岳佐堯有功故其後

愈久不替孔穎達謂四岳掌岳祭當岳神之意故岳降神助其子孫然詩人之意不過美其誕育不偶耳豈必四岳之後嶽始降神也哉又云堯之建官惟立四岳不主中岳不知四岳四方諸侯之長尊其官曰嶽故亦稱太嶽非舉五嶽而遺其一也四岳受姓爲姜其後繁衍未嘗長爲四岳之官詩言崧之高也維嶽非凡爲山比也駿極于天正言其高生甫及申爲時良佐句意甚明何勞曲說舊說多誤若傳御往近信邁周邦等義今皆正之不能悉辨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

城東方之事不可考蓋亦

所當城者第
山甫重望吉
甫不欲久留
於外欲以此
達於王也至
於美山甫之
德義極精微
而語無迂滯
後世談理之
文鮮有及者

言糸心角兔五

吉

下音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賦也烝眾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

也言天生眾民有一物必有一理以宰之為之表則此理無

論貴賤皆然故民秉此常性而生凡全此物則之理而有懿

德者民皆好之此天理也有周有懿德上天監其能昭假

于下故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以相之則其生不偶然矣仲

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

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賦也柔和嘉美柔而能嘉非徒柔也

也翼翼恭敬式法威儀是力又言有令儀而不敢懈肆命令

賦布也承上言仲山甫之懿德若何益其德性柔嘉可以為

則故以一身而言則有令儀以容貌而言則有令色小心翼

翼惟古人之法言是法威儀之修飭是勉以此能順于天子

而布其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

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賦也式法戎女也祖考謂

周公與獻公權德輿曰魯

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于周食采于樊是也保匡輔也出承

而布之納行而復之喉舌所以言也發起而應之也此言其

平日懿德王以其有懿德命式是百辟纘戎祖考之事以保

王躬出納王命如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皆起而應之首

章所謂好是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彌

懿德者也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賦也肅肅嚴

順也否不順也明察理哲通微保身身無過舉則安而且久

解怠也一人天子也承上言其素有懿德如此故肅肅王命

惟仲山甫將之邦國順否惟仲山甫明之既明察而於理無

不通且審哲而幽微畢貫以此保其身于無過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則德全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音古不畏疆禦賦也人亦有言諺

詩經互解卷五

屋

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

故曰袞職有闕也承上言山甫之全德如此人亦有言德輕如毛其理細微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故人

愛慕之然無以助其高深也此人此德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言其當留輔王室不宜徂齊也仲山甫出

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

仲山甫城彼東方賦也祖行祭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每懷靡及山甫忠勤盡心也東方齊也此乃言仲

山甫奉命徂齊之事勤而不怨也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

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方凡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賦也式遄其歸

不欲其久於外也吉甫作誦蓋別有所作非即此詩穆淡遠穆如清風言淡而有意也永懷欲其深思所言勿忘朝廷其

心即吉甫之心蓋尹吉甫亦不欲山甫久于外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宣王命仲山甫遠城東方詩人為此送之而冀其遄歸

附解序謂吉甫美宣王於義無着朱子曰宣王命樊侯仲山

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送之然自言作誦穆如清風於

義欠安蓋山甫此行吉甫嘗作詩以送之而其詩未傳其

意亦與詩人合故詩人稱之而欲山甫味其詞思其意也

毛氏謂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淄孔氏謂獻公當夷

王時與此傳不合朱子曰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

其城郭之守歟愚按史記云胡公徙都薄姑哀公之同母

言解卷五
第山怨胡公率營止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
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果如史言諸侯篡
奪私徙夷王既不能治宣王即位不問其罪足矣又為之
城理所必無者蓋必別有所防禦而城之或又謂毛公在
馬遷前其言當有據鄧展註韓詩以為封于齊杜欽亦云
諸家之說不一愚謂使不當城而城山甫吉甫必明白諫
諍山甫不至勉強以行吉甫亦必不徒以詩諷然則城東
方之事亦理所當行但不必山甫往耳山甫重臣宜相朝
廷故詩人備陳其德以感悟王亦使山甫知此意勿久留

於外也開端即以民好懿德起末以式遄其歸作結想宣
王必未深知山甫有不愜於心者故出之於外而詩人乃
作此詩也至國語言宣王晚年事多不臧今以詩書考之
夫子未嘗言其失當闕疑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祖
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

戎辟賦也奕奕大也梁山在涿郡水經注云涇水經良鄉北

倬明也韓國名武王之後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續

繼戎女虔敬幹正也不庭不來庭之國辟君也

重其事也韓侯祖考有曾為方伯者故命續之朕命不易言

韓侯入覲便
道迎親詩人
備敘其事虔
共而幹不庭
其人必有文
武才蓋北方
要地得人鎮

折衷

撫所以喜而
詳美之也莊
重語與風雅
語竝行大事
與瑣事同敘
各極其妙以
成至文後人
未易有此筆
力

寵命不易得戒之也欲其正不庭之國以佐女君
此命為方伯之詞是也蓋本其受命之初以發端

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

章簞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轡倮革金厄賦也

張大也介圭天子之鎮圭命為方伯者錫之崧高之詩曰錫

爾介圭是也淑善也旂之善者交龍曰旂綏章染鳥羽或旄

牛為之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者也簞茀錯衡見采芑元衮

孔子曰王子母弟出封者侯伯車服皆如上公也鏤刻金也

鉤膺樊纓錫當盧也鞞革也鞞鞞中兩較之閒橫木可憑

者以鞞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幘覆式也一作幣又作幘以

有毛之皮覆軾上倮革鞞首金厄以金為環纏蓋鞞首蓋厄

蟲大如指似蠶以金接鞞之端如厄蟲然也此乃詳其入覲

之錫子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殺維何包

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

侯氏燕胥賦也既覲而返國必祖者鄭氏曰尊其所往去則

作屠蒯顯父王之卿士奉王命而餞之也蔌菜穀也筍竹萌

蒲蒲弱也蒲始生取其心中入地弱大如七柄正白生嫩之

甘脆鶩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路車乘馬王所贈也且多

也胥相也言韓侯與顯父相樂榮君寵也此詳序其餞贈燕

飲之禮昭恩示韓侯取妻汾王之甥顯父之子韓侯迎止于

蹶之里百兩彭彭音旁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

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賦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在汾

公也蹶父周卿士姑姓蹶之里蹶父之采邑也諸侯娶夫人

迎送皆以百兩不不同諸娣諸侯娶同姓媵之以娣姪從獨

言娣者舉其貴也祁祁徐而覲也如雲眾多也揚氏慎曰儀

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韓侯所以顧也蓋正其始男先

于女者禮體之嚴止而說男下于女者禮隆也蹶父孔武靡國

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訃訃魴鱣甫甫

麇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賦也靡

為王聘使之人也婦人稱姓以姓配夫之國故曰韓姑相攸

擇可嫁之所也訃訃甫甫大也嘯嘯眾也貓似虎而淺毛慶

喜令善也喜其有善居燕安譽樂也又言蹶父周覽列國為

女擇嫁莫如韓者韓為樂土水陸之產無所不有既幸其有

此善居即韓姑亦安樂之蓋夫婦和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

樂為成家教國之原故備舉之也

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

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貍皮音婆赤豹黃羆音波○賦也

在涿郡王肅曰聖水出方城縣北東南經韓城即此詩所云

是也燕召公之國師眾也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

眾為築此城先祖受命韓侯之先祖曾受命為伯以撫百蠻

時是也追貊北方之國墉城壑所以畜水貍白狐也一名執

夷毛赤而文黑曰赤豹毛白而文黑曰白豹羆大於熊其脂

如熊白而羆理不如熊白美也此章總收全篇言韓城築自

先朝其祖昔受命撫百蠻王今錫韓侯以追貊之國統制北

國以為方伯復為築城垣通水道定疆畝籍民數而韓國益

大韓侯果能繼其祖考虔共匪懈幹不庭方於是獻

其貍與赤豹黃羆之皮而天子遂無北顧之憂矣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王命韓侯為方伯以靖北

方詩人叙其事以美之

附解詩意甚明而序曰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於義不

全諸儒因謂此詩無甚大義程子曰文武盛時不以爵賞

有度錫命有禮為盛至於厲王衰微賞罰不行於上則衰

美申伯為可嘉錫命不行於下則錫命韓侯為可嘉不知

鎮撫之策因厲王失政百蠻復橫韓侯英年嗣位即有才
略王因命為方伯使繼其祖考奄受北國君臣相際允為
中興盛軌何得少之且王之命之也曰夙夜匪懈虔共爾
位幹不庭方深得大體而且錫命之隆賚予之盛足令重
臣感恩永作藩籬北顧無憂豈不以此何得謂為但美錫
命也又按周初武王封建周召太公鬻熊皆上聖而熊僅
子爵周召太公遠封東北所以然者楚地遠極南方淮奄
時方盛強多肆侵擾故以伯禽呂伋賢嗣鎮之而二公遙
制其柄北則獫狁之屬毗連西戎其類不下百十餘種但

時未鴟張故召公封此至宣王時蓋漸強大矣故薄伐玁狁
猶詩美中興而此詩亦因此特美韓侯前人不明地理又
不察時勢妄為之詞疎矣

周初規方定
制險遠各聽
其君長之自
為治東南之
不封建者多
矣後彌傳而
爾難恃以侵
擾者有之宣
王中興克亂
宣猷用綏中
外賴有賢臣
佐之此詩及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
旃匪安匪舒淮夷來鋪賦也江漢二水名並舉之者漢至夏
時蠻荆已服江漢道通故徵南國之師使順流而下繞出淮
夷之後以絕其去路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匪安不違
處匪遊不遑息求責也聲其罪以責之舒緩鋪陳也既至而
陳師以伐之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揚天威以臨之使懼而
服斯已耳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
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甯賦也湯湯安流貌洸洸武貌勝
而威也四方淮夷四旁之國庶

後章可以見其文德武功兼用之概蓋與文武初興時之遇不同而其氣象之英烈亦異時勢宜然也

幸也承上言既至淮夷陳師而夷即畏服江漢則湯湯而安武夫則沈沈而武淮夷既平又經營其四方之國使皆向化而後告成功于王蓋淮夷倡亂四方必多觀望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天下無有爭鬪而後王心始甯也

江漢之

許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

于理至于南海賦也許水厓也虎召穆公名辟與關同疚病棘急來極猶歸極也書曰淮海惟揚州自淮至于南海中界大江凡徐揚之域皆江漢之許也人繁而地廣故王命召虎以勝兵開闢疆土一以徹法行之非以病民亦非急于辟疆也乃使之咸歸王化故以次疆理至于南海莫非歸化之士則淮夷之平其關係大矣王命召

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為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

敏戎公用錫爾祉賦也旬與徇同撫徇之也宣布也召公康公與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敏疾也戎汝公功也言其肇開疆理之事敏疾而功大也承上言疆理已畢王命召虎爾來為我撫徇人民宣布德意昔文武受命

之時爾祖召公為翰今日之事爾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惟

召公之業是嗣此疆理南方之事爾肇開敏速可為大功予

用是錫爾以福如下文所云也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

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賦也釐賜也秬鬯以秬黍為鬯鬯卣尊也

文人文王書曰追孝于前文人是也周岐周召本康公分陝

之采地畿內之國宣王以岐內山與土田益封召虎召祖虎

之祖康公承上錫祉而言賜以圭瓚秬鬯告于文人錫山土

田于岐周先王之廟受命又自召祖康公之廟命之蓋重以

先王使似其祖也虎拜稽首受王命之策書稱天子萬年朱

子曰人臣受恩無可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謝枋得曰

三代令主不徒責臣子以事功而惟勉之虎拜稽首對揚王

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

四國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也作召公考成召公之功矢陳也承上言虎拜稽首對答而揚王之美曰今日開闢

疆土成召公之成功非臣之能實天子萬壽有文武之令德而臣因得以効微勞願明明之天子益勉令聞永無已時陳其文德使教化四國則臣之榮多矣嚴粲曰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王不矜己功而引君於道意度遠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詩人美召穆公平淮夷而並述其君臣詔對以見其尚德之意

附解此詩諸儒無異詞惟序以為尹吉甫作未見其必然黃氏標謂詩乃召公還師奏凱論功行封之時所作近之陳鵬飛曰淮夷之地不一此章是淮南之夷下章是淮北之夷然此篇伐淮夷下篇伐徐雖徐亦近淮而徐夷與淮夷自二也南邦在周初為荒域今江浙閩粵以及苗獞等地皆羈縻之統於鸞熊惟近楚上游諸地析為小國以封諸

姬其時百蠻皆少騷動故南國化行文武無用兵此地之文至宣王而多事非宣王中興平治則南方不靖不待春秋時矣此詩美召公敘平夷武功少敘疆里旬宣意重蓋美其君臣能繼文武召公故並述君命與召公對答之言而以作召公考明明天子雙收終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詩人固非徒侈平淮夷之功也文武受命召公為翰即此可知召公布文王之化至於南蠻荒服之地此甘棠所以遺愛歟後世奏凱紀功頌揚之詞罕有如詩人者豈獨臣工見不及此抑其內安外攘所由來者異耳召公疆里

言系... 至於南海蓋於是南土盡屬周疆為後世吳越閩廣之所
由肇夫子錄此美其君臣亦以見天下大勢日漸開闢之
故

折衷曰虎之式闢四方至於南海其功偉矣然詩未嘗侈言之
當經營之初已期庶事靡爭銷兵革於不用暨式闢之後
惟事疆理旬宣奠生民于永安至其錫命對揚君惟訓臣
以忠孝臣惟告君以道德三代君臣之際所以互相勸勉
者此足以見焉

中興與創業
相似所以必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

親征徐方也
非武之謂

戎音汝既敬既戒惠此南國賦也赫赫威嚴明明光顯也萬時

然親總六師如雷霆乍驚日月重朗是也王命親命之也卿
士舉其官見其為王之親臣也太祖始祖此下六句皆王命
之詞大帥皇父之兼官皇氏父字蓋傳世稱之者也言准
夷不靖王赫赫明明震怒與師乃命卿士皇父曰南仲昔佐
文王著有武功實為爾之大祖爾今又為大師世臣勳臣惟
爾是任今淮夷不法南方騷動爾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敬
慎戒懼順此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
南國之望也

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音渚也賦也尹氏吉

伯爵休父名也皇父大將故王親命休父副之故令尹氏命
之也左右陳行副中軍也浦水濱使休父將前軍先行循淮
濱以覘徐土也萬尚烈曰淮在徐南其勢相倚此徐夷逃匿
之所王師自西北來若惟直搗順攻不為東南壅截之計彼
將歷淮浮海而遁故命將之初即定策循淮浦以省之使不
得越淮南奔即後所謂截彼淮浦者也留逗留處久處三事

三卿之事天子自將三卿居守三卿從行司馬掌戰伐司徒
比卒旅司空平道塗治營壘牧誓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
徒司馬司空是也兵貴神速故戒以勿遲留久處早如計行
比天子之來而三事所掌莫不就緒矣所謂先人有奪人之
心赫赫業業音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音釋騷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賦也業業敬也嚴威也舒從

絡繹騷擾動也承上言王命將已定乃率眾親征赫赫業

業然人皆畏敬有嚴之天子矣而王乃從容安行非故為遲

緩亦非遨遊自適也蓋此行因徐方絡繹騷動故親征以震

驚之豈必兼行疾馳哉但王一親行即如雷如霆徐方已震

驚矣蓋徐方恃其險遠不意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

王之親征故聞風而已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

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賦也闕

虎之自怒言將自忠奮非激而怒之也鋪陳敦厚厚其陳也

濱厓仍就截堵也言天子至淮而徐猶不服故震怒奮武移

師前進爪牙之臣勇如怒虎厚集其陳於淮濱而時出奇兵

以執其醜虜天子又以王師居於淮浦而截其去路彼欲拒

不能欲奔不可所以服也前言由江漢以王旅嘽嘽如飛如

伐淮截淮夷之後此又截徐戎之後也王旅嘽嘽如飛如

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征

徐國賦也嘽嘽眾盛貌翰羽苞固濯洗也凡戰陣之法分合

翼竝張及其合也如江如漢二水交會時而靜也如山之苞

不可搖時而動也如川之流不可禦縱而計之縣縣相續不

絕橫而觀之翼翼比附不亂當其用奇變化無端不可測也

當其用正紀律嚴明不可克也用洗徐方之汙染而征之

咸與維新此為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

正其不正也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

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賦也猶謨也允信塞

歸也承上言徐方服矣而所以服徐者則不專係乎戰也由

平日王之德政信實而無詐偽徐方僻遠早蓋未知今見天

詩經互釋卷五

歸也承上言徐方服矣而所以服徐者則不專係乎戰也由

言系惟角卷五
子如此遂來服而自同於諸侯此天子之功非武臣之力也
徐方服則四方皆平徐方來庭徐方感於王猶之允塞而革
同邪之心也天子初意原欲服其心而非黷武徐方不曰王
日還歸無多求矣此則所謂正人之兵所以為常武者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宣王自將以平徐而詩人美之

附解徐伯益之後也而淪于東夷一叛於三監流言之時再
叛於伯禽就封之日穆王失馭遂爾僭號其負固可想矣
宣王以其屢服屢叛故親征以威之蓋夷性難馴綏之以
德德立而不知恩則生狎臨之以威威行而乃畏服則施
恩王之初行也即命大師敬戒以惠南方為安民計非為
耀武計也其繼又從容而行期於止其繹騷但令震驚朱

氏善所謂先服其心者是也徐既忱兵威乃知天子平日
以德懷柔非不足於武者而來同來庭自不容後詩人以
為此德威竝立即馭制遠夷之道故名之曰常武而前人
之說尚未全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甯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

瘵蝨賊蝨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賊也填从厲亂瘳病也蝨賊害

指斥弊政痛
哭流涕可謂
切矣玩其詞
豈宗戚老臣
之作歟不然
何言之直也
且王亦豈不
罪譴之屢言
天以悚之終
以皇祖感之

苗之蟲自外來曰賊自內生曰疾夷平屆止罟網瘳愈也言
昊天不惠甚久不甯矣國政大亂無一定之經士民皆受其
病如穀之受害有蝨賊焉有蝨疾焉內外交病靡有平夷止
極之期如張網羅以陷人於罪而日夜不收則民之病無有
平愈之日矣此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

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賦也反覆收拘說縱也此乃入小人亂政

殃民言先王分人以土田民人所以崇德報功也必有其罪然後禡之今則人之土田女無故而反有之民人女無故而反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則善人無所容身彼宜有罪而女覆脫之則惡人日益縱肆此其所以大瀆而為士民也

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哲智

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傾顛覆懿美也梟鴟惡鳥長舌多言也階梯時是也寺人奄人也此乃申明蝨賊蝨疾之事言男子為國家之主故有智則可成城若婦人陰干陽位逞其私智則足以傾城今美其哲婦以為可用而不知其為梟鴟此婦長舌能辯亂是非維厲之階然則亂匪降自天也特生自婦人耳夫婦人何能亂國彼固以夫君為依歸者乃不教誨之而維婦寺之言為是是以得階

亂也寺人與婦人常相倚為奸故及之

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

織賦也鞠窮伎害忒變也諧不信也竟終背反極至慝惡也織三倍獲利之多識志同公事朝政休息也承上言小人婦寺以其智辯窮人其心伎害變詐既諧妄於前至後而其言不驗則又背其前說以自解此其為害豈曰不極乎而信任之者則曰伊何能為害是以其黨益熾競為措克之行如賈收三倍之利古君子有言婦人無公事今則休其蠶織而干預朝政矣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惟予胥忌不

賦也刺責富猶福也介狄猶言大惡蓋齒小人於狄

也胥相忌害弔憫殄盡瘁病也承上文而惕以天災言神天庇民今天何以責爾王神何以不富爾王因王舍爾為大害之人惟予胥忌是以天不弔之神不降祥非天與神無恩實由王威儀不類現已賢士無人邦國不久而將殄瘁矣將奈哉何

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不正謂小人也幾危也承上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天降罔

類甚多矣正人安得不亡我是以心憂而不可解天降罔甚危矣正人已亡勢安可久我是以心悲而無如之何

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甯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戶藐藐昊天無不克鞏音古無忝皇祖式救爾後興也感沸湧

出也藐藐遠貌鞏固也以泉之日出喻亂之日甚不先不後

適當其時也欲救不能欲恕不忍所以心憂又言昊天雖遠而神功不測雖壞亂之極無不能鞏固之者苟能改過自新無忝皇祖則已往不諫來猶可追式救爾後不至於殄瘁也

此作詩之本意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幽王嬖褒姒任小人忠臣被斥為此

詩以刺小人而冀王之改過弭亂焉

附解序刺幽王大壞朱子亦曰刺幽王致亂然詩一起卽言

天降大厲次言人有土田民人女有且奪之則爲指斥小

人之詞顯然矣三章承出哲婦言小人由褒姒而進四章

言小人情狀剝民罔利褒姒內爲之主五六章仍歸到天

降大厲由小人得志君子罹殃則小人倚褒姒而專政不

特剝民亦禍賢士末章乃歎禍日益深已遭其難冀王法

祖補救曰女曰爾皆謂小人也何嘗明斥幽王而刺之傳

註誤會語氣曲爲之說又或以爲專刺褒姒寺人帶說皆

非玩舍爾介狄二句作者蓋已被斥去位而猶冀王改過

周家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惟賴天子有道能主禮樂征伐之權乃可賓服幽王無道諸侯背散所以疆宇日感而此詩所太息也

救亂忠厚之至也惟作詩者已去位故此詩未嘗告王而但私作以刺小人且欲王聞之而感悟耳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瘠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賦也厚

瘠病卒盡也居國中圉邊陲也言仁覆閔下謂之旻天今則疾威可畏蓋天既厚降我以喪亂病我以饑饉人民盡皆流亡中國邊陲莫不荒蕪不知何以致此也

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

適實靖夷我邦謂刑餘也共恭同潰潰散亂也回適邪僻靖

治夷平也承言天所以降罪者由於蝨賊自內而生小人昏椽不共其職而潰潰回適乃以之執政欲其治平我邦旻天

安得不疾威疾威皋皋訛訛會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甯我位孔

貶賦也皋皋愚頑傲慢訛訛煩言讒謗玷缺也填久也承言小人潰潰回適之實小人皋皋訛訛會不自知其玷而是

己非人兢兢業業敬慎之流甚久不甯矣而我位亦加貶黜蓋其毀正排賢若此如彼歲旱草不潰

茂如彼棲苴洪武正韻音阻我相此邦無不潰止賦也潰遂也棲苴

上者相視潰亂也止語詞承上言君子無所容身如彼歲旱草不遂茂如彼棲苴枯槁無色我視此邦無不潰亂者蓋小

人甚多矣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

替職兄斯引賦也時是疾病疏粗糲也稗精米替廢也職專

子貧而小人富且受其害昔時朝臣亦有欲富者不如今小人之甚君子亦有受害者不如今之病譬諸禾稼小人特疏

與稗耳何不自量早辭職而况又引用小人於朝乎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

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比而賦也頻當作濱

水之所鍾也其竭必由外之無水而今不自頻竭喻禍由內生指褒姒也泉水之所發也其竭由內之不出而今不自中

言亦也角象三
涸喻禍由外生指小人也本內寵小人互相為害反易其詞以言之忠厚之旨也現在害已溥矣况若等專務更益大為害有不害及我躬者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感

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音忌○賦也先王謂召公謂召穆公也為宣王式辟疆里之事感促也此乃陳先王用人之明效以冀王之覺悟也言昔先王受命中興有如召公助王宣化日辟國百里會幾何時今日感國百里乎於乎哀哉遺澤未遠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臣如召公者乎苟一旦起而用之則依然中興之業也奈何不然哉不尚有舊上文所謂兢兢業業之流是也

召旻七章五章章五句二章章七句幽王棄賢用奸饑饉喪亂詩人憂傷

而作此以悟王

附解篇名召旻朱子曰因其首章稱旻天末章稱召公故曰

召旻以別於小旻是也詩意與前篇大略相同而此章指斥內寵小人互相固結賢士無所容身尤切觀我位孔貶不裁我躬亦忠臣被黜者作而無顯刺幽王之語終之以今人尚有舊臣欲王替小人而用之其忠厚與前篇類末以召公為言者周家諸侯各理疆土原有易於跋扈之勢全賴天子總禮樂征伐之權召公佐宣王中興觀江漢所咏之事見公能承宣王之德式辟四方疆里至于南海王因以中興幽王若能任用賢臣以撫諸侯則雖嬖褻妙猶不至大亂故特言之日感國百里以諸侯多畔悚之忠臣

言系恆解卷五
三
不得已之苦心也陳氏傳良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
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
幽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其
言夫子編詩之意自合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大雅之終繫以幽厲而中

多宣王中興之詩蓋以文武厚澤不容遽斬先之以厲國幾危而復興繼之以幽亂彌甚而不滅此以見文武之澤之長而當其昏亂忠臣賢士反復陳詞冀以挽救作人雅化奕禩未艾尤足以觀此固聖人編詩之意而不特以其詞莊嚴愷切乃繫之於大雅也

詩經恆解卷之五終

